# 群經宮室圖

# 羣經宮室圖序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城曰曰屋曰社稷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爲圖五十篇皆于衆說紛賾羣言訿啎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爲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拗而適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符乎古之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學侶或致疑焉余以爲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戈戟鐘磬等篇率皆

與鄭注相違而證之于古器之僅存者那有不合通儒碩學咸以爲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葢株守傳注曲爲附會其弊與不信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信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爲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著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爲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仲子嘗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仲子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爲五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爲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于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羣本

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落乘以謚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爲然乎否耶乾隆五十八年五月阮元拜序

邇日鹿鹿少悰候鄭堂到京詢悉近既鄙懷爲慰聞有宮室圖一書已經脫稿如有副本望以見示弟終日不閑然至秕必將大戴記注成之此區區之志也辛亥六月十五日阮元頓首

儤直匆匆每日寅入申出歸家不能讀一卷書日就荒廢自顧不禁汗顏旂覽大作梗概已得於古人制度之學誠有心領神會之處蓋由識超心細故也間有一二獻疑處俟再爲細書奉質十一月初四日元頓首

# 羣經宮室圖上

揚州焦循學

縱九里

圍三十六里

積八十一里

橫九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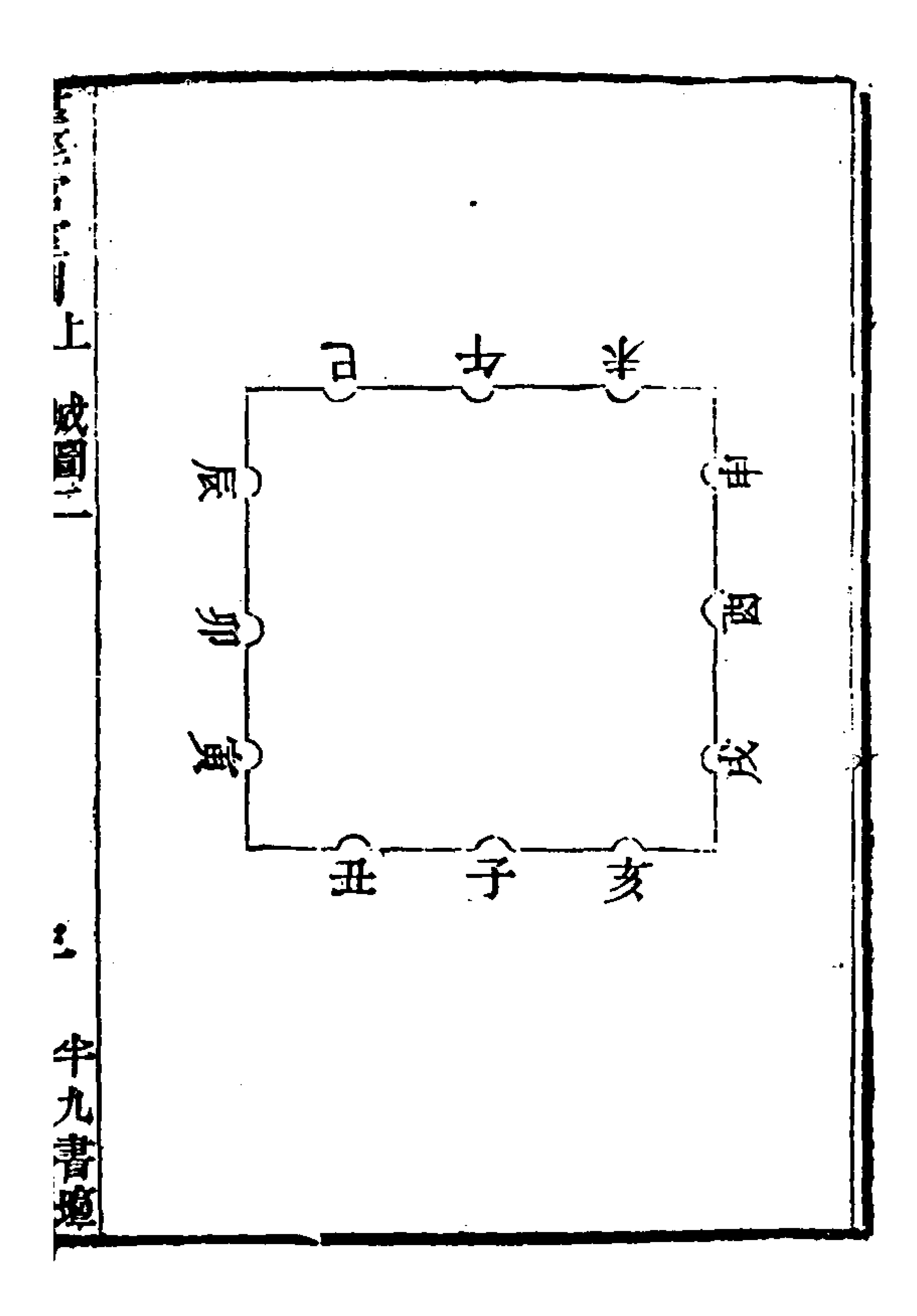
方九里

右城圖一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以開方計之徑九里闢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也尚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注云元或疑爲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又其駁異義云公七里侯五里子男三里準此天子之城九里也及註春官典命則疑公之城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而坊記註大雅文王有聲箋竝用此說今按周書作雒篇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

六百二十丈計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與考工記九里正合則謂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春秋左氏傳祭仲諫鄭莊公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百雉方一里三分里之二五百步三乘之爲方五里莊鄭言鄭侯伯之城方五里也中五之一方一里小九之一方百六十六步奇定公十二年公羊傳註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疏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者春秋說文說文𩫏部亦云𩫏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𩫏籀謂此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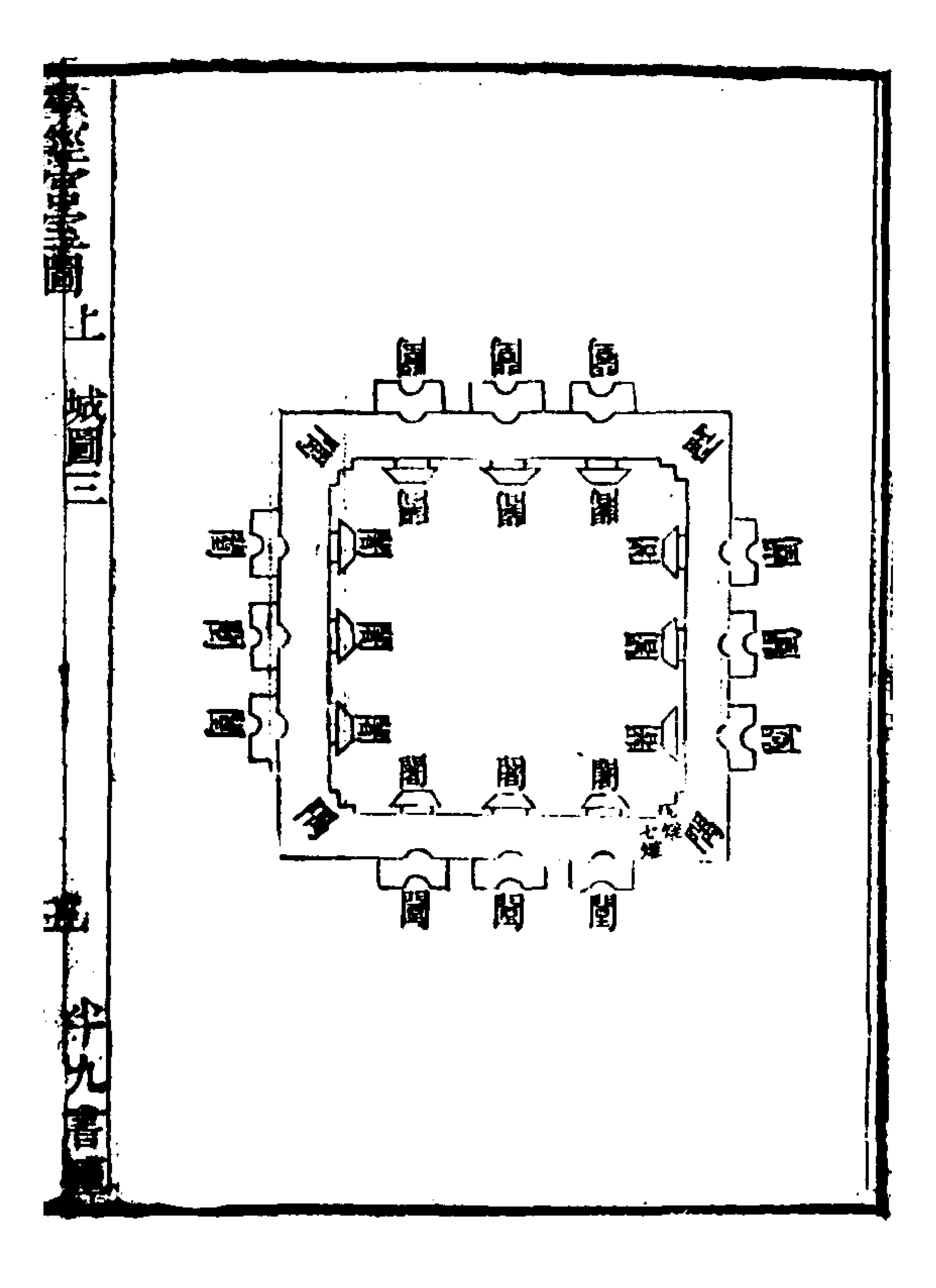
王宮之制天子周城故有臯門諸侯外朝南乘門即
乘垣墉故曰闕其南方然今據顧命不用天子五門
之說說見後宮圖第二則諸侯之宮亦同周城何休等說未可
爲據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右城圖二

考工記云旁三門註云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疏云子丑寅卯十二辰爲子諸侯城門之數未聞春秋傳于魯著其六雩門(莊公十年)稷門(莊公三十二年定公五年又謂之高門見僖公二十年傳)鹿門(襄公二十三年)上東門(定公八年)爭門吏門(並閔公元年公羊傳)于齊著其四雍門揚門東閭(並襄公十八年)鹿門(昭公十年)于鄭著其七皇門(宣公十二年公羊注以爲鄭郭門)郭門師之梁北門倉門(並襄公十年)舊北門(襄公三十年)于宋著其九曹門(成公十八年)鬮門(襄公九年)澤門(襄公十七年孟子謂之垤澤之門)蒙門(哀公二十七年)桑林門揚門盧門(並昭公二十一年)南門桐門(哀公二十六年)于衛著其五閱門(昭公二十年)南門東門(並定公六年)鬮門(定公十年)北門(哀公二十六年)于郲著

其一魚門僖公二十二年于晉者其一翼東門成公十八年于陳者其一栗門宣公十一年



右城圖三

闉毛詩傳謂之曲城鄭箋云國外曲城之中說文云城內重門言城內者曲城之內也曲城一門正城一門故曰重門闍爾雅釋宮云闍謂之臺毛詩傳云城臺鄭氏註禮器云闍者謂之臺是門上之臺城上之臺均曰闍也城隅者考工記云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直稱隅若曰城之隅也隅即角南隅曰奧之隅鄭註考工記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角字下疑闕上字）角[illegible]

四隅之謂浮思者廣雅釋名古今註皆訓爲門外之屏角浮思者城之四角爲屏以障城高于城二丈蓋城角隱僻恐奸究踰越故加高耳詩邶風靜女篇云俟我于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皆明白可証疏者據漢時罘思以城隅爲小樓非也古今註謂罘思合板爲之則屏自可夾也說者又以考工記云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註引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因謂宮隅即臺門城隅即城臺不知鄭此註因自以天子諸侯宮隅門阿同制故引一天子諸侯同制之証非以臺門釋宮隅也如以

臺門釋宮隅則上文之宮隅城隅何不取禮器之臺門鄭風之闍以爲釋舍經典可據之訓而訓以漢制豈理也哉且明曰角釋隅字也擬以浮思明其高二丈于城也臺門城臺俱在正面何以言隅臺與屏之狀相異甚遠鄭註明堂位疏屏云浮思也鄭之以浮思爲屏固乖差于廣雅釋名古今註也屏不可以名臺闍不問其在角夫人而知之矣

陴一名堞一名女牆

雉一丈
高一丈

七雉
六雉
五雉
四雉
三雉
二雉
一雉

城垣一名墉

右城圖四

陴者左氏傳云守陴皆哭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又云堞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陴裨也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墉亦作庸城垣之名皇矣篇云崇墉屹屹毛傳云墉城也又崧高篇云以作爾庸王制註云小城曰附庸是也雉之說諸家不同左傳疏引異義古周禮及左氏說云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鄭氏註考工

記云雉長三丈高一丈此定數也詩小雅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堵正義云又板為堵累五板也板長二尺然則毛公說板以長言說堵以高言與周禮左氏說同箋引春秋傳云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所引乃定公十二年公羊傳其言五堵為雉與三堵為雉之說不同詩正義引王愆期註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鄭云則板六尺者蓋雉為高一丈廣三丈之定名今曰五堵則由一雉而五之每堵得高一丈廣六尺又由一堵而五之每板得高二尺廣六尺毛以一丈為板則三堵為雉鄭以六尺為板則五堵為

雉說板脊不同而雉之數則一也〔左傳疏云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何休註公羊傳云八尺爲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毛詩疏以爲取韓詩傳按左傳疏引戴禮及韓詩說云八尺爲板五板爲堵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此但板長八尺爲異五板爲堵仍累二尺而五與毛鄭同也何休則以累八尺者五之故以堵爲四丈又累四丈者五之而爲雉故雉長二十丈百雉長二千丈二千丈得十一里三分里之二制且大於王城非公羊傳義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其說近古鄭所取也〔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鄭伯之〕

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據此天子之城徑五百四十雉周二千一百六十雉公之城徑四百二十雉周一千六百八十雉侯伯之城徑三百雉周一千二百雉子男之城徑一百八十雉周七百二十雉每里爲雉六十爲步三百爲丈一百八十若何休以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公侯之制又引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如是則千雉爲二十萬尺凡周一百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方徑得二十七里一百二十步五尺城不應如是之大子男五十雉周五里一百六十六步三尺有奇方徑一里一百十

六步十又五尺脊奇於地又太狹何氏本春烁說與鄭不合存其異說可也

板圖

高二尺
廣二尺
長一丈

堵圖

五板
四板
三板
二板
一板
高一丈
長一丈

# 堵圖

始緯

界河分
左右中

環界

緯
緯
緯
緯
緯
緯
緯
緯
緯
終緯

經 經 經 經 中經 經 經 經 邊界經

王宮當中
經之線

右城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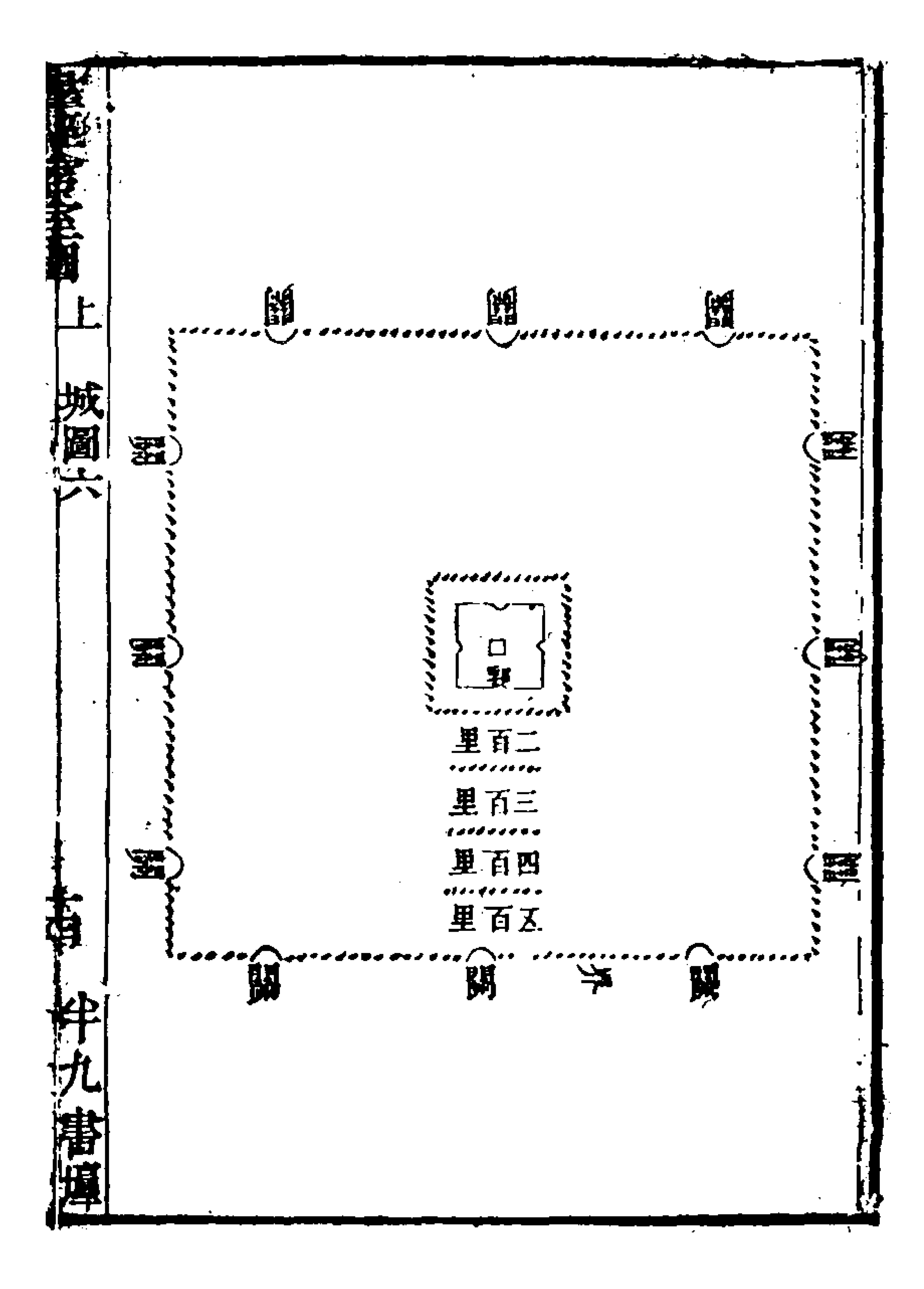
考工記云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註云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記又云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註云廣狹之差也杜子春云環涂謂環城之道云容方九軌者容廣九軌也每涂容方九軌者累二百二十五推城中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每方一里中積九萬步徑三百步積九萬步經緯各三千六百步減中五百四十四步共得經緯積七千一百五十六步餘八萬

二千八百四十四步（就方一里言）一城之中九經九緯共積五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六步餘積六百七十一萬口口三百六十四步又環涂減五萬八千九百七十步口口四尺（環涂積三十六萬八千三百三十六尺減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五尺得此數）餘六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步三分步之一凡朝市苑囿學校皆奪涂之地涂之於城蓋不足十之一也疏云門脊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此所引禮記王制文彼註云道中三涂蓋謂一道之中分而爲三疏以此三涂即九經九緯之三涂而男女與車各行一涂也若然則涂雖脊九道止脊三每涂九軌則每道

二十七軌爲步三十有六其度爲大廣或三涂分爲三處則三涂卽是三道不得爲一道三涂且畛涂皆以軌度斷非僅以中涂行車若左右之涂止行男女又何用此九軌之廣哉經文曰九經九緯又曰經涂九軌其制甚明王制所云道路與涂爲通稱鄭氏所云一道三涂猶云一涂中分爲三涂一之爲三以男女車而別非眞界畫爲三如畛門之三涂也不可云一道三道一涂三涂故云一道三涂此爲丈之涂知涂與道爲通稱者地官遂人職云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註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

三軌是涂爲容一軌之名夏官司險職云設國中五溝五涂註云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是則徑畛道路皆通爲涂矣考工記云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註又云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註云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在川上者爲路廣三軌者亦爲路今皆曰涂則路亦通稱涂也爾雅釋宮云堂涂謂之陳路旅涂也鄭註云涂卽道也論語遇諸涂集解引孔曰涂道也於道路與相逢孟子涂有餓莩趙註云涂道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漢書禮樂志云大朱涂廣師古註云涂道路也（或作塗途並非）此皆

涂道通稱之證豈有合三涂而爲道之理哉左傳隱十一年及逵市宣十二年至於逵路杜氏竝以九軌釋逵疏稱李巡亦如此訓乃逵爲九達之名謂九軌非也左氏云逵路公羊云路衢當亦道路通稱不必泥於九達矣


二百里
三百里
四百里
五百里
關
關
關

右城圖六

城之外有郭有關關者周禮地官司關每關下士二人註云關界上之門疏云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按儀禮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是關在界上也郭之狀先儒所未詳以今考之管子度地篇云歸地之利内爲之城外爲之郭是郭在城之外也故春秋僖二年城楚丘十二年城衛楚丘之郛哀十七年晉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皆郭在城外之證說文云郛郭也是郛卽郭也其所在亦可指矣隱公五年傳云鄭人伐宋入其郛公聞

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拔公聞其入郛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紿已而怒則當時謂郛內爲國也公羊昭三十一年傳云邑不言潰此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何休註云國曰潰邑曰叛昭公居之故言國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亦國稱郛之證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註云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註云國中城郭中也國中對野言與孟子同）周禮遂人掌邦之野註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準此則近郊遠郊爲

國中矣公羊桓十一年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何休註云野鄙也鄭氏註大司徒引此作遷鄭焉而鄙留是野即鄙孟子言野猶管子言鄙言國中猶管子言國以郊內言也按經典國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國語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鄉士掌國是也摠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為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為國外為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為國城外為郊猶之郊以外既統名為野如遂人掌野曲達於鄙鄭氏注謂此野為甸稍縣鄙而遺人掌郊里之委積野鄙之委積縣都之委積則野止六遂之名又質人野三旬都三月又縣士掌野方士掌都家並單舉之則相統並舉之則各屬也尚書棐誓序云東郊不開疏云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竟故東郊之門不開孟子臣

閭郊關之內趙岐註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疏云蓋四郊之門也郊既稱國中國又稱郛則郊門卽臯門也鄭氏註月令九門云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言郊門而不言臯門則鄭固以郊門爲臯門但謂郊門有二矣左氏莊公二十八年傳云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杜預註云桔柣鄭遠郊之門也純門外臯門也此蓋以近郊門爲臯門也竊謂郊之名分遠近而郛處其中謂之郊門郊非另有門也管子八觀篇

云大城不可以不完章周不可以外通蓋章周必係山川爲之使其不可踰越別非遠郊門也然則入桔柣之門矣又入純門何二者皆章門也僖三十三年傳楚伐鄭門於桔柣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周氏之汪祭仲殺雍糾之地鄭哭載其尸而出蓋城內之地由桔柣至此不聞經純門襄十八年傳楚子庚伐鄭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又不聞其往來於桔柣哀二十七年傳云晉圍鄭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則南里在桔柣外也襄二十六年傳云楚伐鄭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

氾而歸師之梁者鄭之城門襄元年荀偃韓起門於
師之梁三十年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昭七年公如
楚鄭伯勞於師之梁是也入南里涉樂氏倒至城下
不由純門並不由桔柣之門蓋純門桔柣之門皆
鄭南鄙門於楚為近故楚之伐鄭或入純門或入桔
柣之門子元欲蠱文夫人以六百乘之盛伐鄭已建
旆入桔柣之門衆車入純門並入二門以示師衆傳
文甚明杜預自不審也鄭之郛依水而城故涉樂氏
則至城下卑非四面皆垣如城然也襄元年晉伐鄭
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鄭城在洧之東洧出陽城

山其鄗之郛蓋依滑水爲之也其餘郭之見於經文者文十年獲長狄僑如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魯郭門襄十八年晉伐齊己亥焚雍門及鄗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昭二十年公孟縶有事於蓋獲之門外衛郭門齊氏殺公孟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及公宮載寶以出過齊氏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哀六年陽生駕見南郭且于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闞止知之先待諸外戒之遂行十四年司馬牛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七年伐邾及范門邾郭門猶聞鍾聲師遂入邾處其公宮

凡此言𩫏言𩫏門是關𨞬所爲遠郊之門也郊門爲

郛郛外爲鄙故春秋之例其曰侵某鄙伐某鄙者皆

未入𩫏也入𩫏則曰入某郛入城則直曰入不聞者

入遠郊門之例也且王畿列國旣以郊爲郛矣而卿

大夫采地亦胥郛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

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

任畺地是公卿大夫之邑王子弟所食邑皆在郊外

野鄙之中其邑亦各爲郊鄙襄二十六年衞人侵戚

東鄙晉戍茅氏是大夫采地胥鄙也襄十五年齊侯

伐我北鄙圍成於是城成郛昭二十五年楚子使熊

相禚簟巢季然簟卷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郛哀

三年趙鞅圍範歌荀寅伐其郛四年城剫郛七年晉

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簟此皆野鄙中采邑之簟

也郏依山川爲之非如城四面爲垣者周書作雒解

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

十二里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郏山以爲天下之大湊

制郊甸方六百里國剫土爲方千里千六百二十丈

方九里也每里一百八十丈甸六百里國剫土方千里者王畿

千里但周合豫雍二州東剫長南北短在豫者方六

百里在雍者方八百里也八八六十四六六三十六郛方七十二里者

若依司馬灋之說百里爲郊則郊方二百里此七十二里者未及其半按服虔云近郊三十里則遠郊六十里方百二十里矣茲既畫爲六百里則以六百里計之遠郊三十六里方七十二里也古文尚書傳云紂近郊三十里與服合蓋杳所本或譌爲爰言非也班固白虎通杜子春周禮注皆以司馬灋爲據鄭氏所不易者蓋其說通也周禮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爾疋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自郊至野其中胥牧尚書牧誓云王朝至於商郊牧野說文作坶云朝歌南七十里地蓋郊百里以三十里爲近郊二十里爲遠郊此方百二十里周以郭郭

外四十里爲牧田所謂牧也小雅出車篇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次章云我出我車于彼郊矣郊與牧竝言則牧別於郊牧之外乃爲野也但分於郊謂之牧統於遠郊亦謂之郊故司馬法云百里爲郊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註云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牧室而鄭以爲郊關之館是牧統於郊也謂又十里爲近郊者推之者之未審也鄭氏依其說者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註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又五十里東郊周之近郊也葢又五十里

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循謂此以洛陽去王城五十里推之（地道記云去雒城四十里古度短今度長當有五十）故謂近郊五十里乃以王畿考之在外方太華之間相去近千里王城在河南洛北澗東瀍西其界上之關可考者西去桃林之塞約五百餘里（文十三年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即潼關也自秦適周所由之路）西南至武關約七百餘里（在商縣哀三年楚子云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即此）西北至函谷約三百餘里東至虎牢約二百餘里此東西為長若轘轅之在南止五六十里（襄二十一年欒盈犇楚過周王使候出諸轘轅元和郡縣志載某氏註云緱氏縣東南有轘轅關道路險隘顧氏棟高云在今鞏縣西南七十里）闕塞止五十里（昭二十六年晉使女寬守闕塞服虔云南山伊闕是也土地名云在洛陽西南五十里）三塗山約二百里（史記所謂南望三塗山名也蓋周城南境之界也）其北則

大河相去不足三十里若依每百里制之南地既不足而北必踰河溫絺之邑皆在郊內其後以河內予晉不將割郊內之地予之耶周書於郛方七十二里之下明云南因洛北繫郟孔晁於此下註云郛郭也繫因皆連接也是固以郟洛為郛所依也自郟至洛約三十里（元和郡縣志云洛水在洛陽縣南三里顧氏棟高云郟山在洛陽縣北十里約城方九里為二十二里是也）益郛之形亦東西長南北狹地之西長於東則郛亦必西長於東短長相覆為七十二里故成周存東郊之內其地各又十里非南北亦如是也鄭氏載師註亦云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

襄十四年蘧伯玉從近關出二十六年蘧伯從近關出又大叔文子從近關出　註云欲速出竟疏云衛都不當竟中其界有遠有近王風譜疏云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皆達論也故曰依山川爲之非如城四面爲垣也惟關亦然非必依界之所在而爲之如伊闕兩山之間爲地險隘故設關謂之關塞[illegible]闕塞昭樂府註云雒陽四關東成皋南伊闕西函谷北孟津　而塞外尚有前城闕外諸邑昭二十二年王敗績於前城服虔云前城戎邑在伊闕南定六年鄭伐闕外杜預註云闕外周邑蓋即伊闕外之邑也　成二年傳戰於鞌三周華不注齊侯入齊關十七年高弱叛盧慶克圍之國佐殺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盧爲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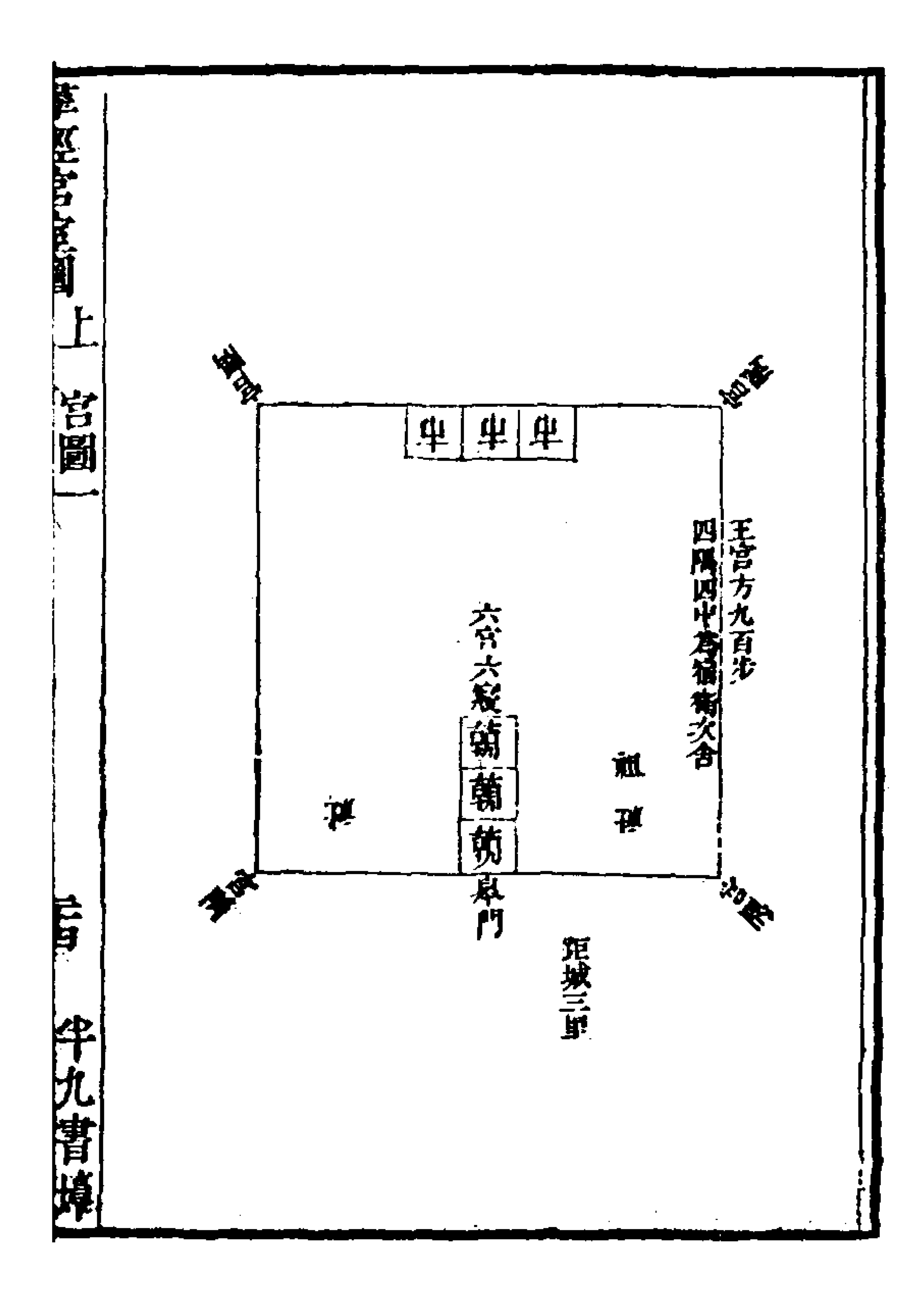
邑在華不注山是齊之關外尚有盧穀等邑昭元年孟仲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此齊魯分界之關關外卽齊若襄十七年齊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迎臧孫至於旅松則桃與防皆在陽關之外也哀十四年傳豐邱人執子我殺諸郭關郭關猶言郊關卽郊門也

方九里
方三里
王宮
王城
皋門
城門

右城圖七

鄭氏與命註云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賈氏疏推得天子之宮千二百步今據匠人方九里擬爲宮方三里（即九百步）三里者九分方九里之一也皋門者大雅迺立皋門皋門有伉傳云王之𩫏門曰皋門美大王作𩫏門以致皋門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正義合而通之云𩫏門宮之外𩫏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朙與𩫏門皆爲宮門也以朙堂位庫門天子皋門言之爲宮外門兼疑謂宮爲𩫏者蓋宮門在𩫏門外如𩫏門在城門外故箋朙之非傳指城外之𩫏而箋易

之也正義又引襄十七年宋人稱皋門之皙謂諸侯
自有皋門今杜預左傳作澤門註云澤門宋東城南
門也釋文斥澤門作皋門爲誤循謂皋澤古音義通
毛詩傳訓九皋爲澤水經註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即
古城皋亭又史記天官書貫澤即黃澤是也左傳皋
門作澤門亦猶是但宋之澤門即孟子所云垤澤之
門杜氏所云東城南門（商邱縣志云東南門曰垤澤門即孟子魯君所呼門也括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
僻與天子宮外門名同非可證諸侯亦有皋門也


王宮方九百步
四隅四中爲宿衛次舍
六宮六寢
皋門
距城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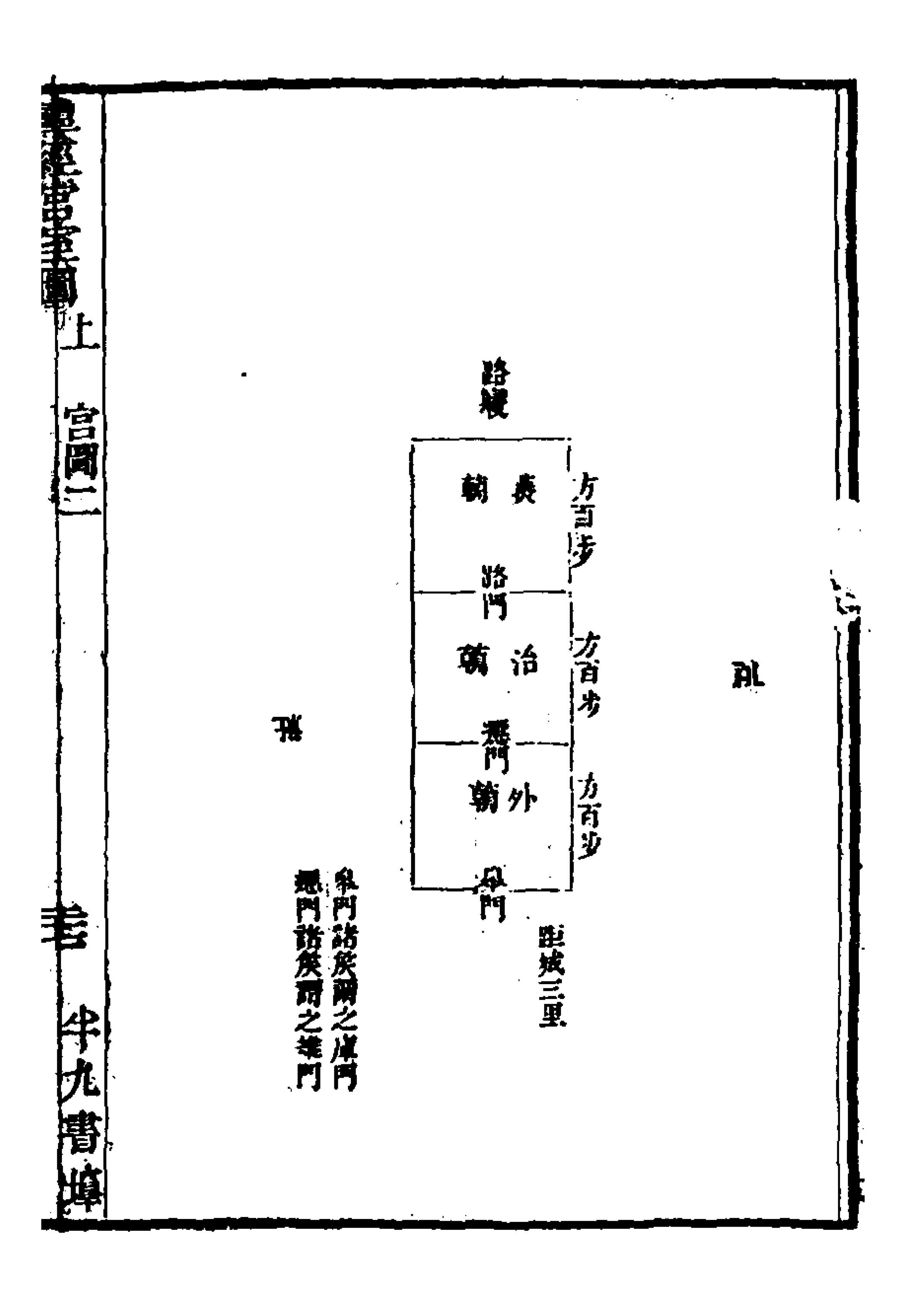
右宮圖一

考工記云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註云王宮所居也王宮當中經之涂祖社朝市繞云王宮所居則皆在宮中也記又云市朝一夫註云方各百步考聘禮註擯與賓相去公七十步矦五十步大夫三十步推此則天子之外朝自皋門至應門（天子亦三門）當有百步矣射禮言大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矦西十北十賓射在路門之外（詳見射人疏）燕射在大寢之廷于此張九十步之矦則自應門至路門自路門至路寢之階各百步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地也伏生書大傳

云路寢之制南北七雉東西九雉七雉得三十五步田曹云六尺爲步廷深三倍聘禮注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設碑近如堂深上昏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當得百口五步亦合也匠人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註云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又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註云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又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註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次謂宿衛所在舍休沐之處又宮人掌王六寢之脩內宰上春詔王后帥

六宮之人又分其人民以居之註云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就寡均宿衛宮伯所掌宿衛王宮此衛后宮詳見賈疏又校人職云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則廐在宮中也地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註云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左氏襄公十四年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是時二子應召至朝久待不召乃知公在囿故往見是囿在宮中也月令正義云路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司市職云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爲市販夫販婦爲主據此則市有三郊特牲云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

註云朝市宮于市之東偏據此則大市居中朝市居東夕市居西前有三朝王立之後有三市后立之三朝朝方一夫三市市方一夫也賈氏于體國經野疏亦云三朝三市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註云次司次也敘介次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是則市在宮中而司市賈師等次舍在市中也凡此宮中所可指者


路寢
燕朝
路門
治朝
應門
外朝
皋門
方百步
方百步
方百步
距城三里
皋門諸侯謂之庫門
應門諸侯謂之雉門
宮圖二
半九書塾

右宮圖二

先儒謂天子五門戴氏震謂三門是也顧命康王出路門立應門內諸侯入應門則應門內路門外有朝乘疑(當作路)應門內爲燕朝此應門外(當作內)爲治朝而皋門內應門外爲外朝亦乘疑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中門天子應門諸侯雉門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名曰正門者以皋門之內外朝之左右有宿衛之次舍通達之爾涂官府之宮室可通民庶出入而應門之內廟社所在至此方爲正門以夾于皋路之中謂之中以自此之內爲人君所居謂之正故閽人守之禁之也皋

門得通出入應門不得通出入兩闕在應門之外外朝之北縣政令于此平訟獄于此正門之內豈容百姓至哉明堂位云雉門天子應門庫門天子皐門是天子兼庫雉諸侯兼皐應也惟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說者據此爲王有庫門之證按注云庫或作廄當鄭時字已譌誤爲庫爲廄已不可辨況禮文多雜不如顧命之可證也又月令九門磔禳鄭氏以路應雉庫皐合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爲九按王居明堂禮季春出疫于郊以此準之止于郊則于章門關門不磔禳至高誘註呂氏春秋云九門三方九門也嫌

非王氣所𣪠故磔犬羊以禳又餟獸之藥毋出國門

高誘註云一作九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一行王氣所

𣪠處尙生育𨺅餟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

門得出故特戒之考季冬大難旁磔葢季春止磔三

方至此四方之門皆磔也若合通國之門則城門闕

門已各二十四不可云九矣

闕　闕

雉門

外朝

庫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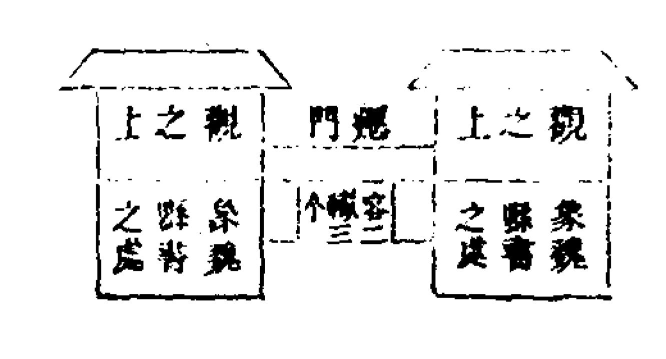
右宮圖三

皋門內應門外爲外朝諸侯則庫門內雉門外也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入庫門(天子皋門)至外朝也擯者出請事是時君在雉門內故擯者出傳命出者出雉門也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旣傳命公乃出雉門迎賓于外朝也賓入門左賓入雉門也公揖入公入雉門也每門總言入廟諸門也及廟門公揖入公入廟門也賓立接西塾賓立廟門外也擯者出請命出廟門也納賓賓入門賓入廟門也入雉門則賓先入廟門則賓後也以賓在大門內故迎于大門之內使在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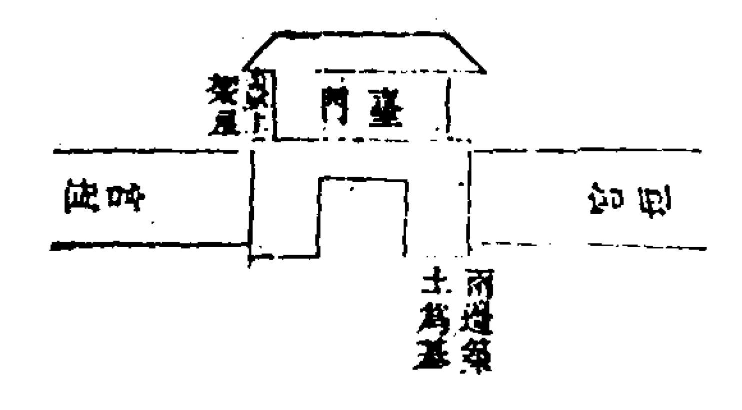
而迎于門內豈禮也哉聘禮又云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㑹官司儀職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避二文互同中門外卽大門內外輣之地也蓋送至此仍用擯傳命而賓出大門也始之請命在未迎之先則公在雉門內此旣送之後則公在雉門外送至外輣不送出大門也若謂外輣在大門外則此庫門內雉門外不知夏爲何地而問君問大夫勞賓勞介皆于此行之而始之承擯紹擯覓閒

立門外先王之禮不如是之苟且疎率也惟問君問大夫勞賓仍用三擯傳之賓不顧之後已無命可傳孔子必復命于公以見聖人之敬事若于此不行擯禮何以言復命註者因謂君命上擯送賓其說于經文無考未足信也且記云大夫訝大夫未傳命之前訝賓自館至外朝皆非上擯不顧之後禮云賓請有事于大夫不曰上擯而曰大夫則送賓自外朝至館者斷非上擯仍訝賓之大夫也周禮掌訝之職賓客至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及歸送亦如之又云凡賓客

諸侯胥卿訝卿胥大夫訝大夫胥士訝士皆胥訝以
是推之則送迎皆訝無疑也擯者傳命訝者迎送何
可混哉又按皋門內卽外朝宮之左右皆官府次舍
則外朝嘉石肺石之北三槐之南必胥道可通于左
右而達于後市所謂肆也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
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晉語云絳之富商韋
藩木楗而過于朝盞縣書之地萬民可至其肆則東
馬可通行者也



觀之上
闕門
觀之上
象魏縣書之處
容二轍三个
象魏縣書之處

塾門
架屋
兩邊築土爲基

右宮圖四

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說文云闕門觀也是觀也闕也一物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月令可以居高明註云高明樓觀之屬然則觀卽樓類可登者也舊唐書禮儀志載孔穎達云基上曰堂樓上曰觀 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此兩觀在雉門天子則在應門之兩旁也公羊傳載子家駒之言云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何休註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註云闍者謂

之臺正義云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正義亦云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據此則大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兩觀者天子也乃云天子諸侯臺門者闕亦是臺上起屋但列在兩旁中央反卑如闕然故曰闕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禮器子以高爲貴而舉臺門詩言皋門有伉傳云伉高皃是皋門爲臺門之制春秋定公三年左傳云邾子在門臺臨廷廷卽指治朝韓詩外傳云晉君有治事之臺是路門亦有臺蓋天子皋路爲臺門應門爲兩觀諸侯則三門皆臺門大夫士則門

乘臺也夫闕與臺門止一與兩之分兩曰闕門一曰臺門故何休以一觀兩觀言之闕爲專名臺觀爲通名辭之僭在于兩不在于觀也而或亦有通謂之闕者春秋穀梁傳云禮諸母昆弟不出闕門天子中門有闕謂之闕門因亦通稱于諸侯之中門鄭風子衿之詩云佻兮達兮在城闕兮城闕蓋卽城臺稱城臺爲闕猶稱夾室爲个也毛傳謂乘城而見闕乃鄭乘兩觀將所見爲何闕或謂卽見臺門而借名爲闕則與其斷爲所見之門臺何如直指所在之城臺正義謂城上別有高闕亦迂曲惟借闕之名以名臺故有稱兩觀爲雙闕者其實惟兩斯名闕不必繫闕以雙也易象艮爲門闕虞氏云乾爲門艮陽在外故爲門

闕兩小山闕之象也元和郡縣志云伊闕山在伊闕縣北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流其間故名山名易象傳之自古闕以兩得名决矣穎容以爲上胥所失下得書之于闕故謂之闕非取名之義也天官冢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哀公三年左傳云桓僖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葢以積土言之曰臺其上可觀望曰觀其外縣法象高魏魏然曰象魏兩旁高中央闕曰闕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服虔註云西辟西偏也即觀之在西者葢

言于其上也

路門

塾　序　塾

治朝

中庭

其位

外九室

九卿方

應門　一名中門

右宮圖又

陳氏禮書云穀梁傳曰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不出闕門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鄭氏釋閽人謂廟在中門之外其說乖據據此則廟在中門內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爲宁應門內之兩塾卽路門外之兩塾若諸侯內屏屏在路門內之兩塾間天子宁在路門外屏內諸侯宁在路門內屏外乖可疑者說者謂燕禮鄉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路門內不見有屏不知屏可設可太春官樂師註云登車于大寢西

階之前反降于阼階之前是車直至燕朝門屏門閾皆可設可公也治朝乘堂之說始自萬氏斯大駁鄭氏註夏官太僕云燕朝朝于路寢之廷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廷也于燕朝言路寢之廷于治朝治朝亦謂外朝言路寢門之外則路寢門外卽廷是乘堂之說鄭氏明言之矣其見于經文者聘禮夕幣于朝管人布冪于寢門外㡛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則廢皆足為乘堂證也惟論語之過位乘辨之者包氏云君之虛位

邢昺以門屏之間疏之是以宁混位矣爾雅釋宮明辨之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廷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亦云位列中廷之左右謂之位則位乃朝中實有之地爲羣臣立處不可混于宁也論語所過卽此由治朝燕朝而升堂皆行過此位故曰過位舍爾雅之訓而以爲虛位竊所未敢信且虛位之說包氏說也下復其位註引孔安國云來時所過位經言其位則非君位也孔氏言其位卽所過位則所過非君位也據孔以駁包可矣

塾門附之學

諸侯內屏

不容乘車之五个

宁

屏

路門之左

路門之右

兩塾之間

東塾

十一步四尺

三之二修二十三步二尺

右宮圖六

門堂之制顧命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鄭氏注云先路在路門內之西北面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西塾門外西堂也又擯者元端負東塾注云東塾門內東堂是東西內外皆有塾乘雜述其制度考工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疋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又注室三之一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云九步二尺十一步四尺

者以夏世室而言也若殷重屋則脩三丈七尺有奇廣二丈四尺也周明堂則脩七步廣九步也今依書大傳路寢之制言之堂脩七雉則門堂脩二十三步二尺堂廣九雉則門堂廣三十步也記于世室重屋明堂凡言堂脩皆合諸室而總計之以此為例則所謂三之二者合兩塾及中門之數也使為舁間三之二則得九十步治朝廣百步除去九十步餘十步碍于左右之九室旣非制度若在廟門何有九十步之廣耶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者各廣十步也明堂四堂一室而記統謂之五室以此為例則室即兩塾即

所謂門側之堂非塾之中另有室也士虞禮云七俎
在西塾之西注云塾有西者是室南向是稱塾爲室
也若謂三之一爲視正堂而言則在世室者當脩四
步四尺廣又五步又五尺在重屋者當脩一丈八尺有奇
廣二丈四尺在明堂者當脩三步三尺廣四步三尺
在路寢者當脩十一步四尺廣十又五步或謂即三之
二中之三之一則在世室者修三步六寸有奇廣三
步又尺有奇在重屋者脩一丈二尺三寸有奇廣八
尺在明堂者脩二丈一尺廣二丈七尺在路寢者脩
七步四尺廣十步其置均非所宜則注所云與門各

一分者其說不可易也以三十步之門堂而兩室與門各居其一〻則中亦十步也記又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得三丈三尺云不容者視三丈三尺爲狹也鄭注云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循謂廟門容大扃七个得二丈一尺應門容二徹參个得二丈四尺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于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視應門止三之二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蓋治朝乘堂不可不有以壯觀故夾門爲堂旣夾門爲堂則中央自不得不如左右之廣旣如左右之廣則門自

不得狹者十步得六丈此三丈三尺不足者得其半餘其半蓋左右棖外各聲舛側得丈四五尺也在左曰路門之左在右曰路門之右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又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此闑外兩旁也顧命二人爵弁執惠立畢門之內此闑內兩旁也亦謂之門東門扃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即位于門東扃而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扃東而南上是也此地以東扃言爲兩塾之間以南

北言爲門屏之間所謂宁也因經審屏之所在司士之王族等旣在門右大僕等旣在門左其出視朝也則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云還揖者王族大僕豈在其後兩旁也使君負屏而立還則面屏何以相揖盎自闑至壁端十一步四尺得濱丈屏設于其中王族大僕等立于屏外之左右君始蔽于屏內旣出視朝司士注云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揖于霤下故王族等在其後君立于屋內臣立于廷間非屏在廷而君亦揖于廷也亦非君立屏外王族等立于屏內也覲禮侯氏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

扃遂入門左盡自門東繞屏南至門扃而入出入皆以閫言非出門宇之外也鄭氏註郊特牲引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使屏在廷將簾帷亦在廷乎楚語屏攝之位韋註云屏屏也論語邦君樹塞門集解引鄭云人君別內外于門樹屏蔽之明曰于門非在廷矣其謂之塾者說文作墫云射臬也讀若準近世講六書者有謂說文无塾字止當作孰江鄭堂云後漢書齊王縯傳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注云蕭該音義亦作塾引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墫案說文云墫射臬也廣疋墫的也墫音之允反然則墫即塾字非塾之也又云垛堂塾也盖塾為築土成垺之名玉篇云垛射垛廣韻云墫射的周禮或作準集韻云墫射埒又云埒射埒也山海經埒于四海郭璞云墫猶堤也路門車路所出入不可為階兩塾築土高于中

央故謂之塾緇衣之詩正云自堂徂基箋云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凡四方而高者曰堂兩塾高謂之堂中央平地謂之基往塾視之至門閭而告也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正義云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就教于塾此塾在里門之左右與在路門廟門者同故同名為塾也

路寢

南北三十五步

東西四十二步

西階　阼階

堂涂一名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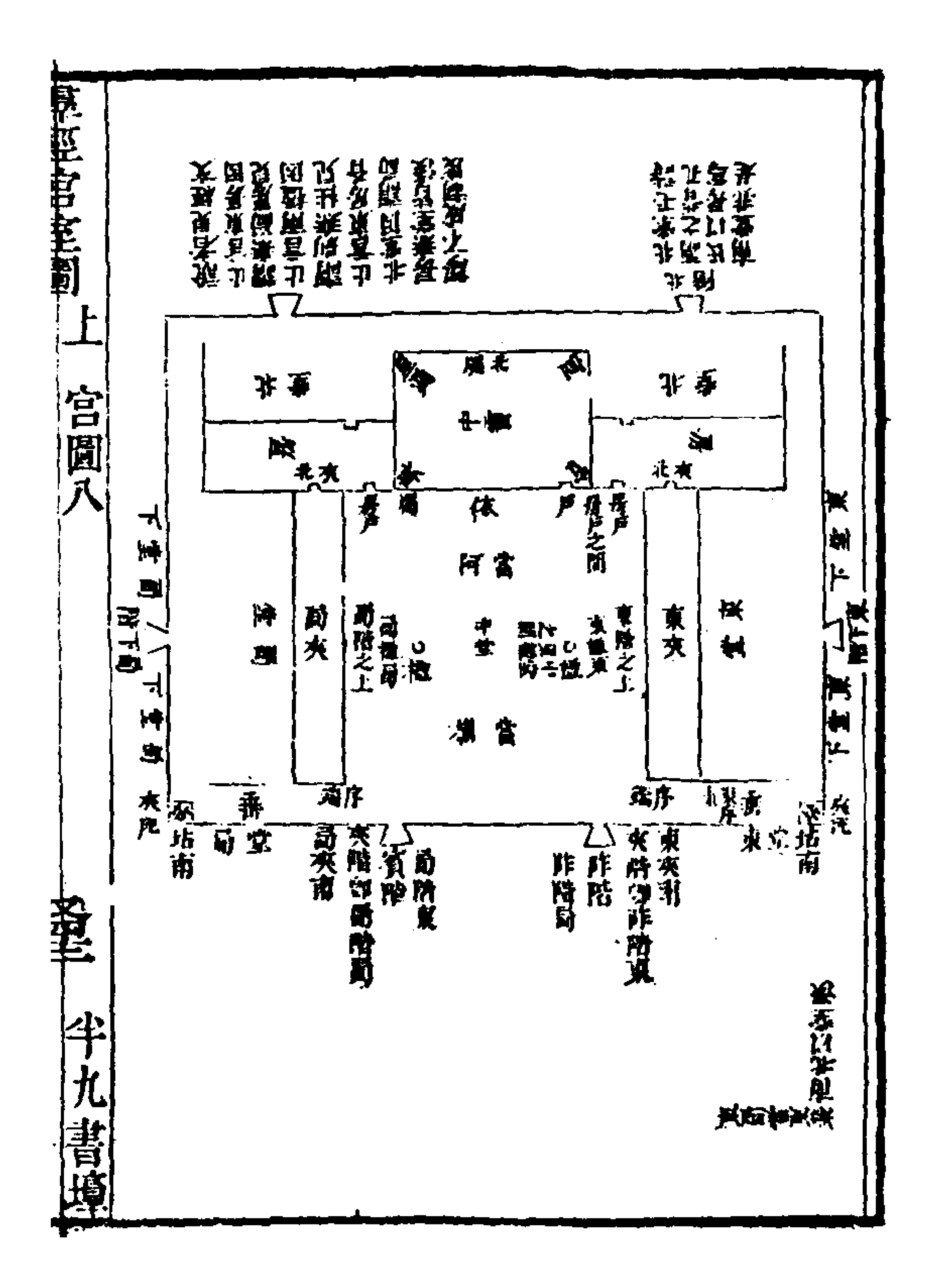
燕朝

路門

塾　塾

右宫圖七

凡覲皆廷也其堂爲路寢其廷爲燕覲大僕王眂燕覲則正位掌擯相註云覲于路寢之廷是也又曰內覲文王世子公族覲于內覲註云內覲路寢廷是也又曰寢廷成公六年左氏傳獻子從公立于寢廷註云路寢之廷是也路寢詳見下



尚有東序
西序今按
前圖位置
殊不分明

右宮圖八

此路寢也以顧命考之參諸儀禮燕射諸制其狀可見顧命脊東房扃房東堂扃堂扃夾南鄉諸所說者說夾在房南堂在夾南東堂東夾之東扃堂扃夾之扃皆樹以牆此本鄭氏為說者若楊信齋儀禮圖以夾室在房之東扃黄元鎮尚書通考以阼階之上為東堂扃階之上為扃堂信齋蓋據偽孔尚書傳扃房在扃夾之東故以扃夾在扃房之扃也偽傳又以東堂扃堂為東扃箱之前堂黄氏以體內為箱之前故以是為東堂扃堂也唯都仲輿則謂夾室在庭之兩旁與堂不屬近世學者說之云雜記釁廟禮割羊釁中屋乃降而釁夾室是夾室在廟旁必降階而後釁之今考雜記本文云雍人舉羊升屋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于屋而南面封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雜記又云門夾室皆用雞大戴記諸侯釁廟禮文同是降乃降屋非降階也凡此皆妄陋不足辨乃反復思之于義不合東扃側之脊階經文甚明雜記諸侯夫人奔父母喪入自闈門升自側階注云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亦旁階也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

顧命一人執鋭立于側階注云側階東下階也階必當堂而設有東堂夾堂乃有東側階夾側階亦猶有北堂乃有北階也既夕禮設棜于夾堂下南順齊于坫特牲饋食禮主婦眡饎爨于夾堂下記云饎爨在夾壁注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梠夾壁為堂下夾牆士冠禮冠者降自夾階適東壁鄉飲酒記俎由東壁自夾階升南齊于坫設于坫以北也屋梠即屋檐南檐之北北檐之南為夾堂下也以經文例之凡言堂下皆指正堂之下又有夾階下阼階下夾序下東序下皆以當階與序而得名其當夾壁則曰夾牆下且詳悉其地有曰室內北墉下房中夾墉下未有不當其地而曰某某下者經

文明升東堂序堂又明升東堂下序堂下則其下爲序堂下者其上必序堂也特牲饋食又云几席兩敦在序堂又云盛兩敦陳于序堂藉用萑註云盛黍稷者宗婦也蓋是時爨在序堂下兩敦盛黍稷之器宗婦爨黍稷孰則盛于序堂之兩敦也鄭氏旣以堂爲南鄉而序堂下之名兼以解說因訓曰堂之序下夫顯爲序堂之下乃曰堂之序下于經文爲不合矣且鄭氏固曰夾之前爲堂也特牲饋食禮註序堂謂夾室之前近南耳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序面北上小臣東堂下南面序上宰東夾北序西南上依鄭說則夾南已是東堂大夫

所大夌曰東堂下不得仍東夾而脊夾南之稱經文
于廂堂下閒曰南順齊于坫而南鄉之下閒曰夾南
則其制可考矣蓋東夾即東堂之室東堂東鄉而室
在其廂廂堂廂鄉而室在其東室面南位東鄉夾室
面東廂位南鄉故顧命廂夾之坐南鄉也由是推之
東廂堂之左右亦脊牆其北則房之南墉其南當序
端曲而指于東廂其外爲東垂廂垂堂下直夾室之
牆謂之夾南自此稍中近于階目可視堂上當東楹
之東廂楹之廂謂之阼階東廂階廂顧命二人夾階
太此地也直序端則曰當東序當廂序兩階之中曰

階間偏于扃曰扃階之東偏于東曰阼階之扃當東
番扃番之下東夾南以東扃夾南以扃謂之堂東堂
扃猶曰東于堂扃于堂也（鄭氏註東夾南云取節于夾明東于堂）直坫下爲坫
南折而旁則謂之東堂下扃堂下夫番之上又曰宇
扃階上序端之南曰序南正堂近序之處曰東序扃
序亦曰序內近房曰房外少東則曰房户之東少扃
則曰房户之間東房與室户之間直房內扃墉也再
扃謂之户東越户謂之户扃正中曰户牖之間牖以
扃曰牖扃堂基之廉爲陀一大扃堂下之坫扃一大
東堂下之坫東謂之夾陀再折而北當北階爲北堂

下（大射儀注云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升階則至北堂由北堂至房出房戶則至中堂兩楹之間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是由北階可至于堂也特牲饋食記云尊兩壺于房中兩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房與北堂剛屬兩地其中蓋有隔牆以戶相通也房中直夾室北謂之夾北此地亦宜有戶相通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諸侯伯子房中五註云達夾室正義引崔氏云天子尊遠庖廚諸侯卑庖廚宜稍近謂之達者正以外達于東堂內

達于房由房至中堂爲近由夾室至中堂爲稍遠故天子諸侯以房達爲等左氏昭公四年傳賓食于个而退註云个東西廂廂即夾也凡食皆薦自房至房必出于个豎牛不欲進食者及叔孫肯故方至个即命置于此故特牲饋食記云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此衆賓兄弟薦自東堂者亦由東堂至東房而薦也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鄉也賜觀于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耶匠過絕耶蓋與闈古字通即門扇也北堂有闈則北堂有户可知所

謂九簋者東序堂至東序夾各一東序夾至東序房各一東序房至東序北堂各一東序房至中堂各一正室至中堂一荀子九簋之一語尤足爲此圖位置之證也知序堂下非堂序者大射之禮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皆止于序堂下及射賓降取弓矢于堂序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旣射大射正以公弓授有司于東堂見註賓降釋弓于堂序卿大夫皆卒射小臣以公之矢授矢人于東堂下見註卒正以賓之矢授矢人于序堂下序堂下爲南北直相聯可疑者儀

禮之文精詳于一字之顛倒以繪其狀旣曰堂扃又曰扃堂下二地不同明甚曰適于扃堂下授于扃堂下而不言堂扃曰取于堂扃釋于堂扃而不言扃堂下其適與授皆有司也其取與釋皆賓也蓋賓之取也有授之者也賓之釋也有受之者也公之弓矢射正自東堂取之直送于堂上賓之矢則卒正取于扃堂下至堂扃以授賓文雖不具可推而知也若鄉射之禮則賓之弓倚于扃序衆弓倚于堂扃主人之弓矢倚于東序東扃序堂上扃牆也東序東東堂之南牖外也扃序敖氏集說準下文東序東以爲序下脫一扃字賓主人大夫之弓旣倚于

東序扇序而下云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扇亦如之執之之地必當倚之之地于倚言扇序東序于執言堂東堂扇則自上言之爲東序東扇序扇自下言之爲堂東堂扇且于執言堂東堂扇矣而其下言釋弓則曰賓序扇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其下言大夫釋弓矢亦曰大夫遂適序扇又司射誘射適堂扇注引今文作適序扇其或言堂或言序者以人在堂東堂扇則言堂以弓矢在序東序扇則言序稱可推過地實相遇非東堂下扇堂下之所可混也[illegible]

階襲經于序東注云東夾前疏云鄉堂東東扇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且在堂下亦通稱序東坫者說文曰屏也鄭氏曰堂角蓋堂上與角爲小屏高于堂凥如城隅宫隅之設浮思也大射取決拾于坫上則坫必卑于人以圭坫土坫例之其狀可見孔鼂以爲外向室謬矣

王后六宮

| 后小寢 | 后小寢 | 后小寢 | 后小寢 | 后小寢 |
| --- | --- | --- | --- | --- |

后正寢

內九室

內宮之朝

外九室

王燕寢五

| 側室 | 側室 | 燕寢 | 側室 | 側室 |
| --- | --- | --- | --- | --- |

天官內宰註云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

右宮圖九

路寢之內其詳不可聞今以可考者言之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註云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內宰以陰禮敎六宮鄭司農云後五前一元謂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又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註云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正義云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又妻以子見于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階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註云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正義云側室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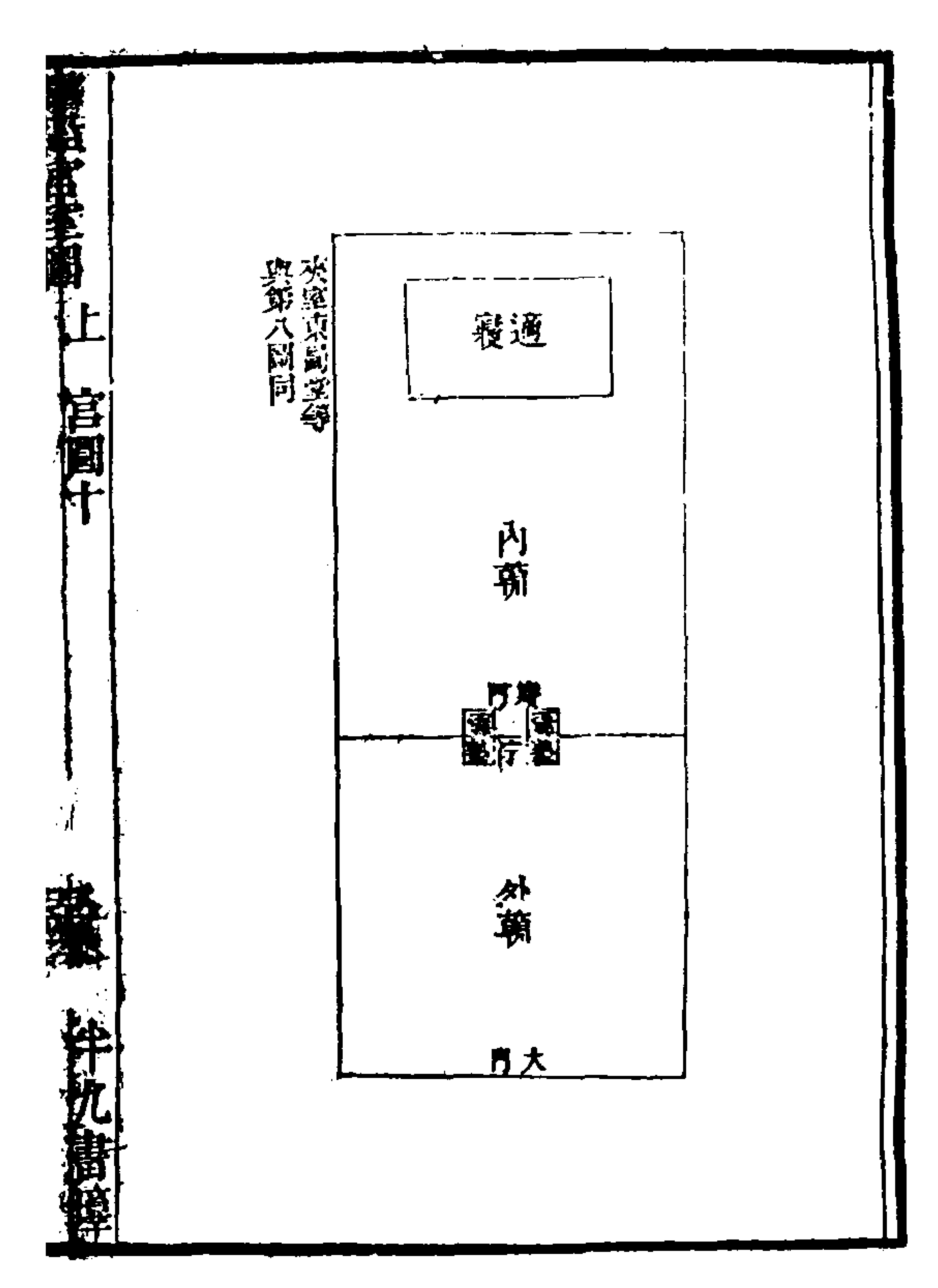
燕寢之旁亦南鄉故有阼階西階又適子庶子見于外寢註云外寢君燕寢也正義云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為外又妾生子三日見于內寢註云內寢適妻寢也正義云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據此側室即燕寢以其列于旁故得側名益六宮者后夫人九嬪等所分居燕寢之在中者君之所居妻妾當夕則就之其在旁一名側室者生子及月辰所居路寢者聽政之所在其后夫人治事之朝曰內宮之朝見成公十八年左傳其君燕寢之廷曰少寢之廷見昭公二

十六年左傳 內宮卽內寢也少寢卽小寢也父所居又有高寢何休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夫人居小寢是也子所居又有南宮北宮東宮西宮儀禮喪服傳所云是也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日出而退而文王世子雞初鳴之朝問于寢門外士昏禮夙興俟見註云待見舅姑寢門之外則是子所居之宮在寢門之外也諸侯與夫人各正寢一小寢二夫人居中宮在背左媵居東宮右媵居西宮在後春秋僖公二十年西宮災莊公十二年傳云遇大宰督于

東宮之西襄公十年傳云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是也九嬪教女御之所有九室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以外九室在治朝推之此或在內宮之朝左右也他如公慕楚而作楚宮衛君于北宮望昆吾之觀此則常制之外另建者矣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以箱考之公食大夫禮賓將食公退于箱觀禮記凡俟于東箱大戴記君就東箱西面祝就西箱東面皆言箱堂上舍東西堂之外別無所謂箱者葢統夾室及東堂謂之東箱統夾室及西堂謂之西箱實指其地則必分之曰東夾西

夾東堂廂堂且辨之曰東堂下廂堂下東夾南東夾北此不必實指其地故渾曰箱也兼箱爲寢則此六宮又寢雖有楹有楣有房有階有室而東廂兼堂與夾室也廟後寢同此有箱爲廟則不獨宗廟可稱廟故顧命云諸侯出廟門俟正義云廟門謂路寢門是路寢有東廂箱而得稱廟也月令青陽大廟明堂大廟總章大廟元堂大廟是明堂有東廂箱而得稱廟也詩小雅斯干篇廂南其戶箋以爲燕寢之制乃房室之戶皆在南何得有廂若謂東房之戶在廂則廂房及室戶皆宜云在東而不可言在南據云廂其戶者異于

一房之室戶南其戶者宗廟路寢制如明堂㫄室四戶是室一南戶耳竊謂即以大夫士爲一房辨見第十圖其戶亦在扃非必兩房始扃其戶然則何爲扃南其戶也傳曰扃鄉戶南鄉戶不可易也路寢制如明堂詩正義云周公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宫室尚新周公不復改作及厲王之亂宫室毀壞宣王則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如諸侯也其大室之扃則扃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戶也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詩言扃南其戶固不謂燕寢矣


夾室東西堂等
與第八圖同
適寢
內寢
寢門
行
外寢
大門

右宮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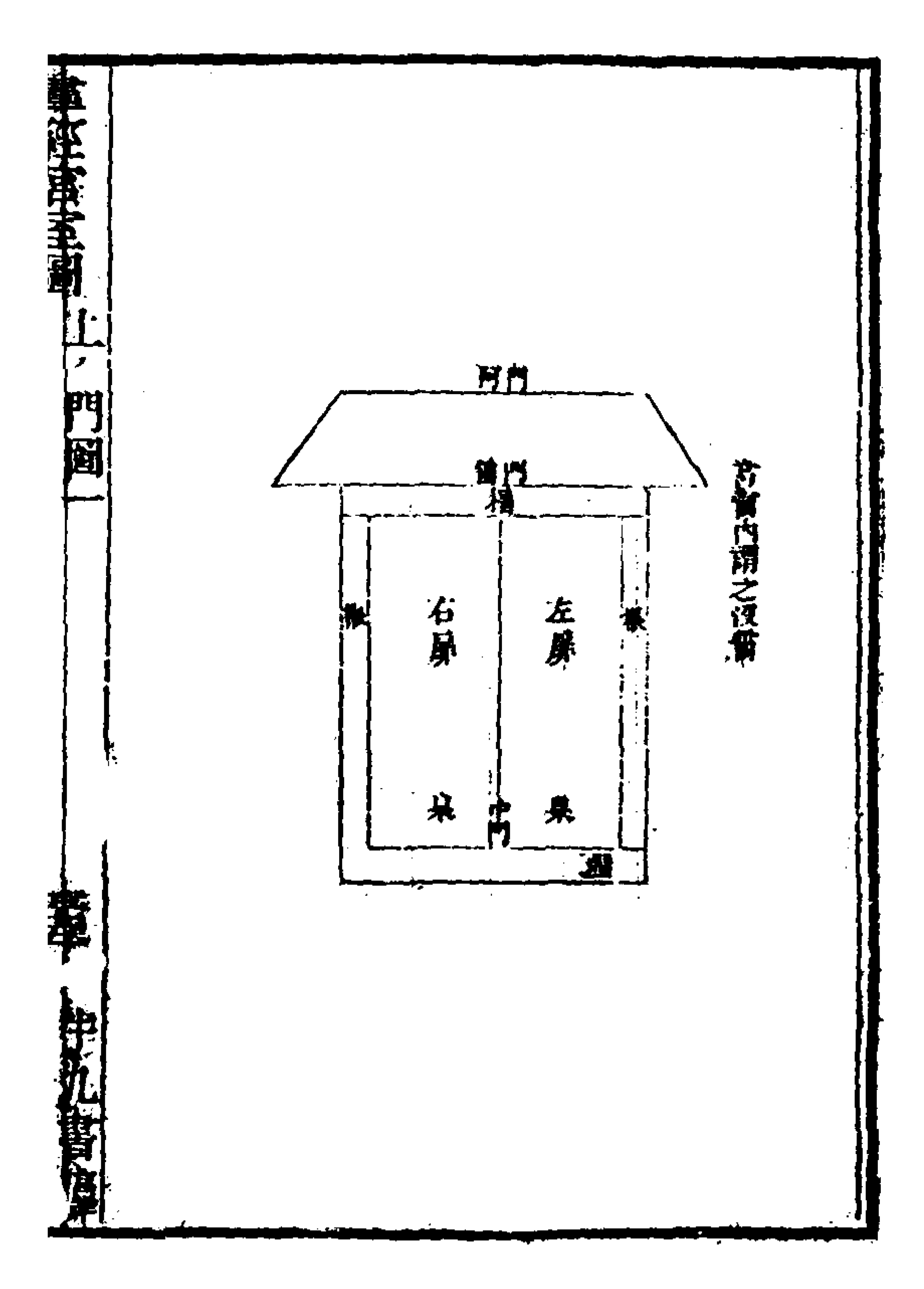
天子三朝諸侯亦三朝其制同陳氏禮書謂大夫二朝嘗因其說而考之禮記玉藻云揖私朝煇如也春秋襄公三十年左傳云伯有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路布而罷此大夫有朝之證也魯語記文伯之母對季康子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二朝之說蓋據此也韋昭以外朝爲諸侯之朝竊按以天子諸侯內朝外朝爲例則

二韓自屬大夫齊風俟我于著乎而次章俟于庭三
章俟于堂正義云毛以首章爲士親迎鄭以爲三章
共述人臣之禮則是士大夫有著矣著即宁兩塾之
間也有宁則有兩塾有兩塾則有兩韓此可驗者公
羊宣四年傳云使諸大夫皆內韓趨盾已韓而出與
諸大夫立于韓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註云從內韓
出立于外韓見出閨者知外韓在閨外內韓在閨內
是閨爲內韓達外韓之門此傳又云勇士入其大門
則乘人門焉者入其閨則乘人閨焉者上其堂則乘
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此由大門而閨由閨而

堂而戶。歷歷可指大門之內闈之外非外朝而何入闈乃云堂則二門之內始有正寢不得謂大門之內卽正寢正寢之外乘私朝也士虞禮及大門內踊如初注云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乘事尸之禮也然則士大夫廟在大門內猶諸侯廟在雉門內天子廟在應門內天子諸侯有臯門庫門故有三朝大夫止門之外乘門乘朝故二朝也適寢一名適室士喪禮死于適室記云士處適寢是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準此適寢當君之路寢下室則大夫之燕寢也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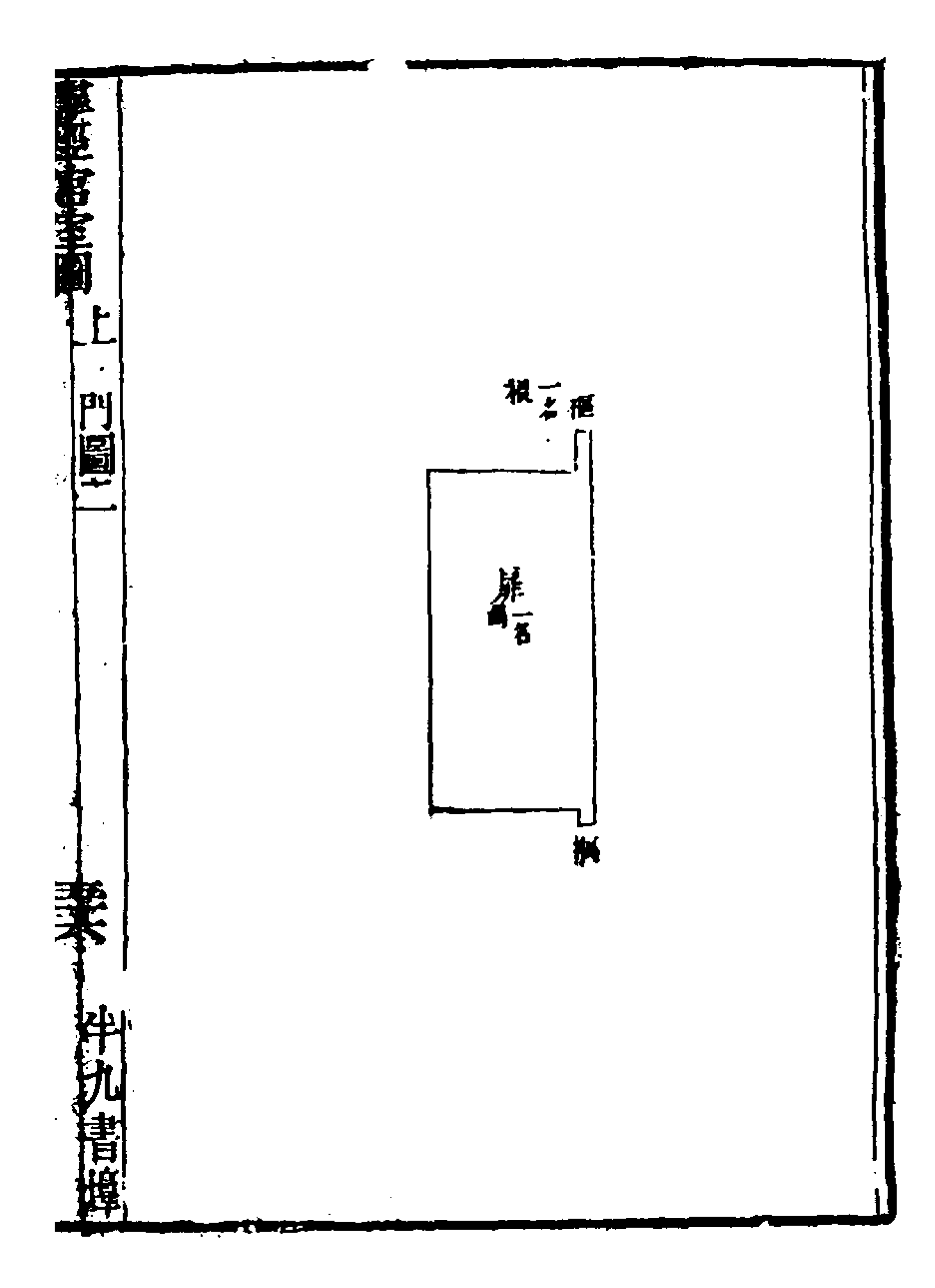
寢之制與路寢同東西堂東西階兩序兩楹北堂正室見儀禮叔孫家有个是有夾室也鄉飲酒記言左房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言東房必有右而乃曰左必有西而乃曰東以行禮不及西故經文不言右房西房非大夫止有東房也鄭氏謂天子諸侯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兼右房陳氏禮書駁之云諸侯路寢與士大夫之家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髺髮于房婦人髽于室毋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尊同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于此發者尊卑之別然也鄉飲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云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云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之房與天子諸侯同可知萬氏斯大云鄉射禮曰賓南面衆賓之席繼而西鄭注鄉飲酒禮云賓席牖前南面衆賓席于賓席之西若謂大夫士兼右房則賓席牖前賓退西序席西餘地兼衆何能容衆賓之席陳用之云大夫士房室與天子諸侯同乃得其解矣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敖氏說云記曰卿

館于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
明矣


門阿
楣
右扉
左扉
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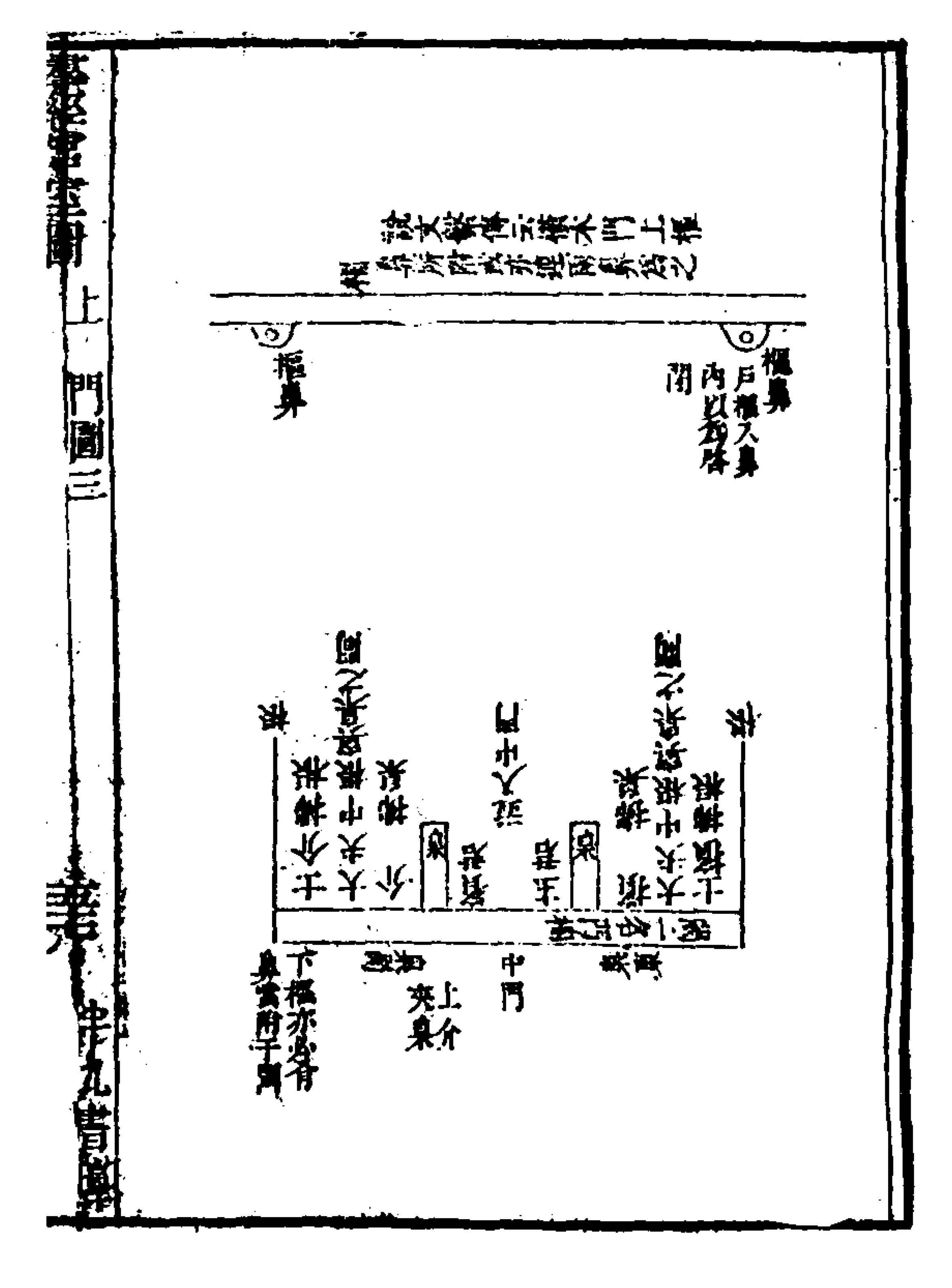
右門圖一

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註云阿棟也燕禮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門霤者門之南北檐也鄉北者爲內霤棖臬楣閾等詳見下


樞 一名 根
扉 一名 闔

右門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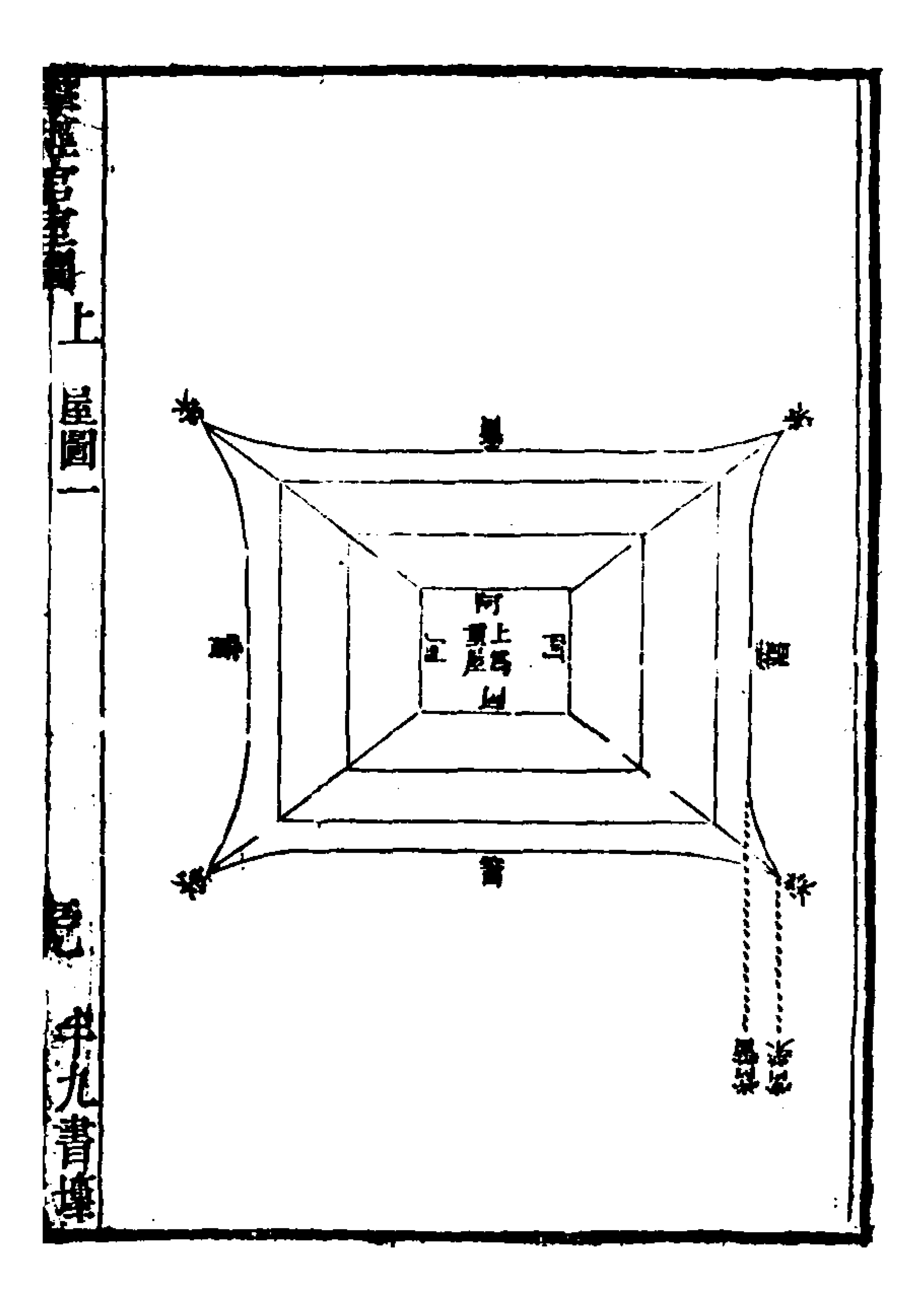
門曰闔曰根戶曰扉曰棖又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散文則通對言則別也爾雅釋宮云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戹註云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爲固北檼棟也北檼堂太室之東扃戶在正中乗所爲達北方此達北方者葢夾室之戶向東扃而近南故持樞之木達于北方也



右門圖三

爾雅釋宮云柣謂之閾橛謂之闑士冠禮註云闑橛也閾梱也二者迥别蓋閾爲橫木東扃合根門下樞所附也闑則非門之所用康誥陳臬爲汝制之義古止一門必分三處故以兩臬限之中爲中門東爲闑東扃爲闑扃此所以謂之門臬也臬立而梱臥儼然兩物鄭氏註曲禮梱爲門限說文訓闑爲門梱訓閾爲門榍與鄭異鄭爲是也賈氏云二闑其說自當而孔穎達則以爲一闑而以根闑之間爲中門按根闑之間大夫所行卿則近闑是近闑處尊于根闑之間

矣謂棖闑之間爲中門可乎且賓不中門大夫中棖闑之間豈大夫轉中門邪以偏爲中斷無此理且鄭氏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言君與介夾臬之左右若止一臬是介與君竝行矣孔氏非也棖爾雅作楔審釋文知爾雅本作榍與說文合


上
屋圖一
阿
阿

右屋圖一

宮與門之制旣明𡖖考以屋考工記云殷人重屋四阿若今四注屋士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註云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鄉飲酒禮云設洗當東榮註云榮屋翼少牢鄉射禮特牲饋食記皆同惟燕禮云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註云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鄭葢以鄉射等皆大夫士之禮而皆云榮燕禮乃諸侯之禮而獨云霤因以二者爲有異謂霤屬四阿榮爲夏屋其解夏屋也則曰今之門廡門廡者說文云廡堂下周屋則如今之廊房也故疏者

云殷人始有四阿夏時兩下屋而已于是說者謂儀禮之東榮可以證大夫士之屋兼四霤而吾則謂有四榮必有四霤有四霤始有四榮正可據儀禮之東榮而決其非兼四霤也說文云榮屋梠之兩頭起者梠即檐檐之兩頭起者屋角卷起之謂也倘非四方皆有檐何以有此南檐至東而喬起東檐至南而喬起兩檐喬起之耑會于東南隅而謂之榮其三隅之榮亦然若惟南北有檐東局兼檐喬起之南檐將何所附而謂有東榮兼東霤可乎屋之有榮不獨士大夫其賈氏鄉飲酒禮疏引斯干之詩云如鳥斯革如

翬斯飛與屋爲榮故云榮也考是詩傳云革翼也與鄭云屋翼正同則詩云斯革正指榮言若然是天子之屋脊榮矣乃此倘非經之明文喪大記云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此冒君與夫人而曰皆于榮矣且曰西北榮矣曰皆則不獨大夫脊之曰西北則四方皆脊檐可知經文明白可證可據（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偓佺之倫暴于南榮）榮旣爲諸侯大夫所共脊諸侯四霤而脊榮自不得以脊榮而斷大夫之不四霤也乃鄭氏以泥榮霤之故因曲解喪大記之

東榮爲獨言卿大夫覓使君以眷夫人以屆狄二語
文爲虛設而說文兩頭起之訓覓不知爲何形學者
舍經而從傳置義而泥文竊所不敢也然則自天子
至于大夫士皆四阿矣又非也鄭注考工記門阿云
阿棟也註士昏禮當阿云阿棟也入室深示親親又
註鄉射禮記云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彼記文云
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此當棟與昏禮當阿義同
棟處極高其象如阿故曰阿阿之爲棟顯非霤之所
能奪阿旣爲棟之定名則曰四阿者四棟也非四霤
之謂也四阿之屋脊四霤兩下之屋亦脊四霤也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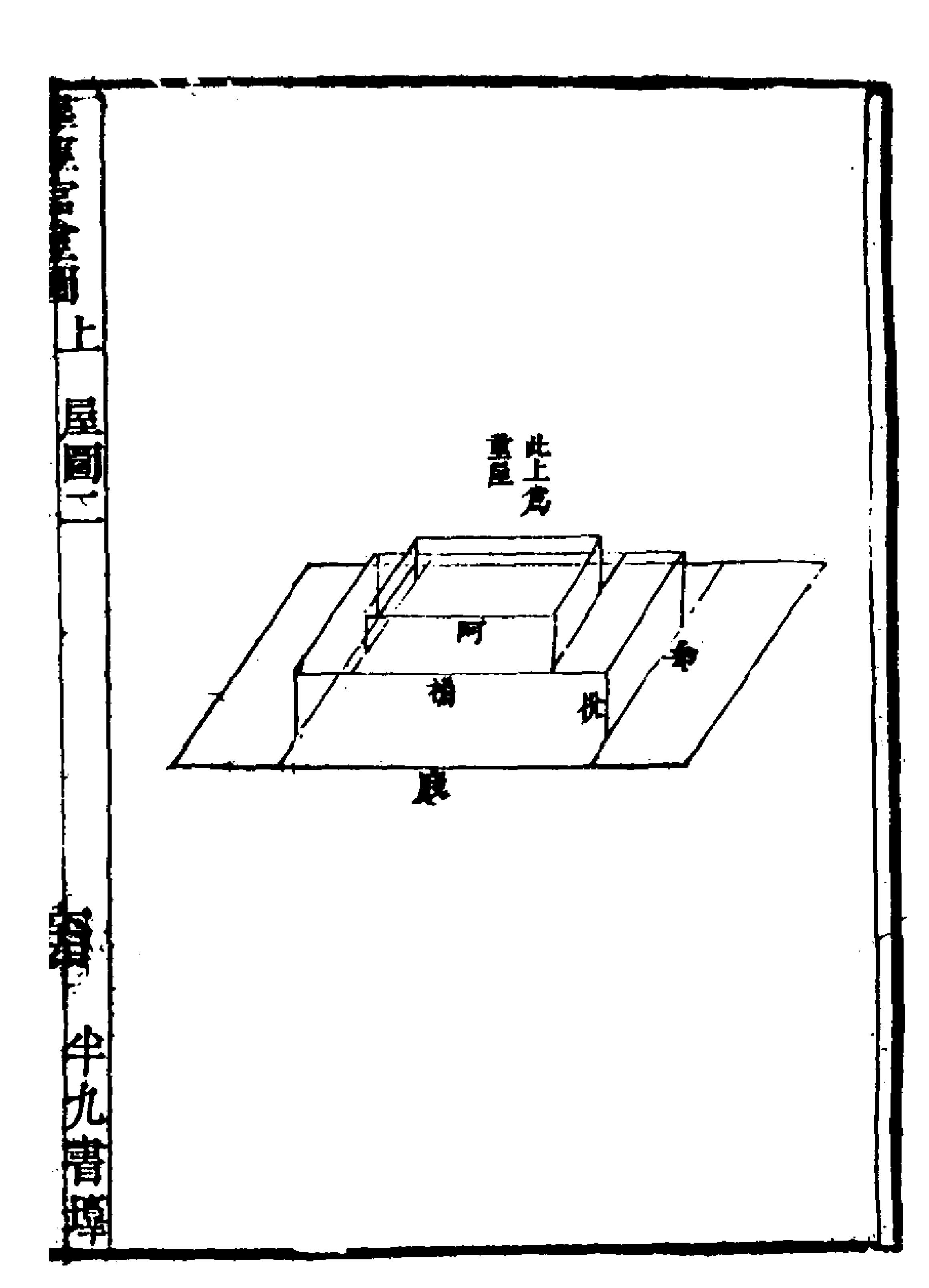
以東霤爲四阿之制是諸侯之屋四阿矣明堂位言複廟重檐爲天子廟制必有複屋始有四阿下說諸侯不重屋阿何有四左氏成公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厚葬槨有四阿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惡也宋公爲諸侯用四阿而傳譏之槨之四阿不必重屋以度小上可爲尖頂屋之四阿則必重屋故杜預註云皆王禮疏引禮云天子槨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乘四阿按儀禮既夕禮既夕之藏器于旁加見藏包筲于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此士禮也喪大記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註云槨周棺者也抗木之厚盎與槨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禮器云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五重八翣諸侯三重六翣大夫再重四翣註云謂抗木與茵也吳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于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于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

橫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然則天子諸侯大夫士其折木抗木同惟重數與耳抗木平列並所謂四阿也檀弓云柏椁以端長六尺註云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疏云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向也言木之頭相向而作四阿也檀弓又云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注云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斧畫白文也刺繡于褖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疏云先菆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于棺斧覆旣竟又四注爲屋四面盡塗之也然則殯宮之菆木亦謂之椁所云柏椁以端者此椁指殯宮之菆木也蓋殯宮之菆木與壙內之椁名同殯宮椁上爲四阿形壙內之椁上惟以抗木重數多寡分貴賤不爲四阿形也左傳與棺並言蓋謂殯宮之椁故云四阿疏者泥于上文厚葬二字謂椁爲壙內之椁與五重之說不通矣然則四阿之制不獨卿大夫乘之卽諸侯亦乘之四霤之制不獨諸侯有之卿大夫亦有之也其于大夫言榮諸侯言霤者或以榮視霤稍遠大夫之洗稍遠于諸侯或爲文之相通猶霤固亦言宇固未可知也竊又思之殷始四阿夏時爲兩下屋固

也然經之言夏屋者亦非夏時屋之謂詩秦風權輿篇云于我乎夏屋渠渠傳云夏大也不解屋爲何物則是謂屋宇之大者耳崔駰七依言宮室之美引此詩則詩之夏屋不必別求解也自鄭氏以門廡爲夏屋旣似門廡不可言大旣爲卿大夫之屋不可以屬秦君故易傳爲大具疏云下文言飲食之事不言屋宅知爲禮物大具按爾雅屋具也乃幄字之省釋名云幄屋也以帛衣被施之形如屋也使如此說亦乖以見其合于飲食蓋臣之見君皆于朝惟燕食乃于寢朝乖屋寢胥屋也秦君棄其舊臣不與燕食毋曰

之見止于治竈不于寢屋云夏屋燕食之地也四豆
燕食之物也如是而屋之與食正屬相通若徒云大
具轉恐于飲食不合而文尤不順也詩之夏屋旣爲
屋宅則檀弓夏屋亦言大屋非夏代之屋其文云見
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
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
板而已封註謂堂言其四方而高坊言其旁殺上平
而長夏屋旁卑而廣斧旁殺刃上而長以是考之蓋
坊爲堂之半屋爲堂之殺斧爲坊之殺斧之高與屋
等但下狹得其半故上成刃形屋下廣故若卑註亞

板二云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知四尺者疏云以上合葬于防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邪殺雖高四尺其東西之廣南北之斜則未聞也竊謂六尺之板每板二尺三板得六尺四尺之高以句股法計之其半當得四尺三寸有奇兩畔共八尺六寸有奇即以四尺爲夏屋封之高而倍其下廣得一丈七尺二寸有奇高得其四分之一而不足合古瓦屋之制瓦屋比葺屋爲卑葺屋比瓦屋爲小見下圖此封之制類于瓦屋故云若覆夏屋也夏屋以卑而大言不以兩下言也


此上言重屋
阿
楣
宸

右屋圖二

即第一圖立方形也詳見歬

此處兼階通天

中央太室

右屋圖三

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又云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註云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考工記云殷人四阿重屋註云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笮之訓有二說文云笮在瓦之下棼上釋名云笮迮也編竹相連迫迮也此爲屋上所覆者之名爾雅所謂箦也廣雅云棻謂之笮此爲欂櫨之名所謂斗栱者也鄭以笮解屋當如說文釋名所云惠半農以復笮即周書之復格爲芝栭之名此則用廣雅說也隋牛宏明堂議云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又五行志云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大室之上屋也孔氏左傳疏云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室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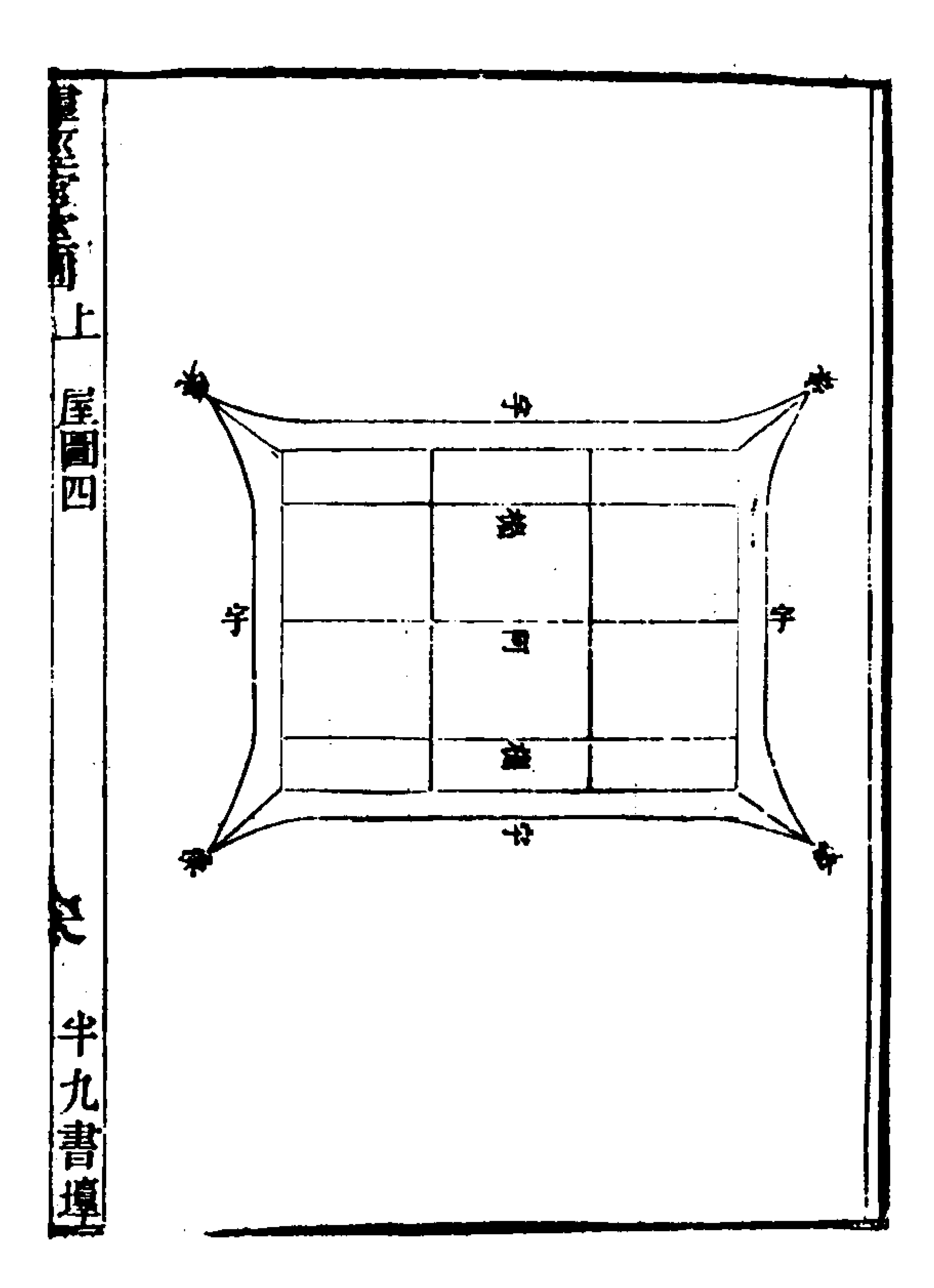
中又拔出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屋壞非太廟全壞也孔氏又言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太廟之室王肅註洛誥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馬云大室廟中之夾室乃祼不在夾室疑夾卽大字之譌考明堂位言大廟天子明堂又云天子之廟飾是天子廟中脊大室如明堂惠氏禮說云清廟之制如明堂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上重屋明堂位所謂複廟重檐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說文樓重屋也按爾疋陜而修曲曰樓則古之樓非重屋之謂至孟子之上宮趙氏以樓訓之然未嘗以樓名也岑樓爲山領之稱亦非重屋說文自解其時之名耳又云層重屋也則重屋泛言可見因是推之重于阿之上不重于楣廡之上故阿必用四于四阿之上更立以棳棳上又累

以阿說文云棼複屋棟也周書重亢註云累棟也是四阿之上又累以阿也阿之四菊又脊檐與正屋之檐相重故曰重檐云承壁材者壁乃牆垣名檐不與壁接今以承壁材解檐字必脊誤當言承檐材也皇氏云謂就外檐下壁複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說準混非鄭義以蔡邕之說言之明堂方百四十四尺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大廟明堂宏準馬宏引作大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皆得二十四分十六通天屋卽複屋也蓋四菊乘壁爲通天也說雖不可從然足爲太室屋證矣

附其圖于左

蔡氏通天屋圖

屋徑二十一丈六尺室徑十四丈四尺相減屋餘七丈二尺通天屋徑九丈中央大室徑六丈相減得屋餘三丈皆得三分之一是中央室與通天屋合也通天屋太正屋檐皆高三丈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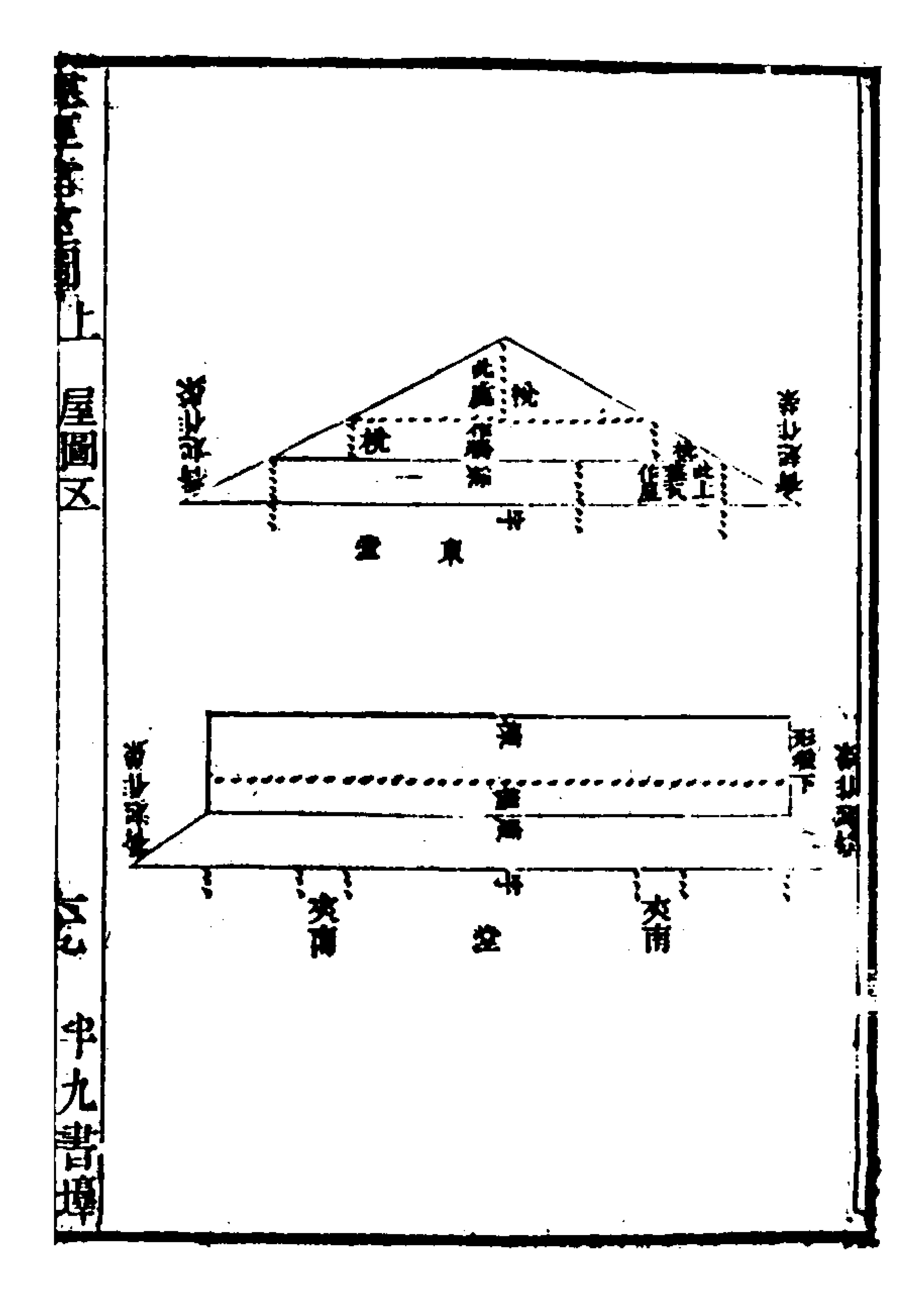


宇
宇

右屋圖四

此不四阿而脊四霤四榮也諸侯以下之屋制用之

顧命翼室天子燕寢皆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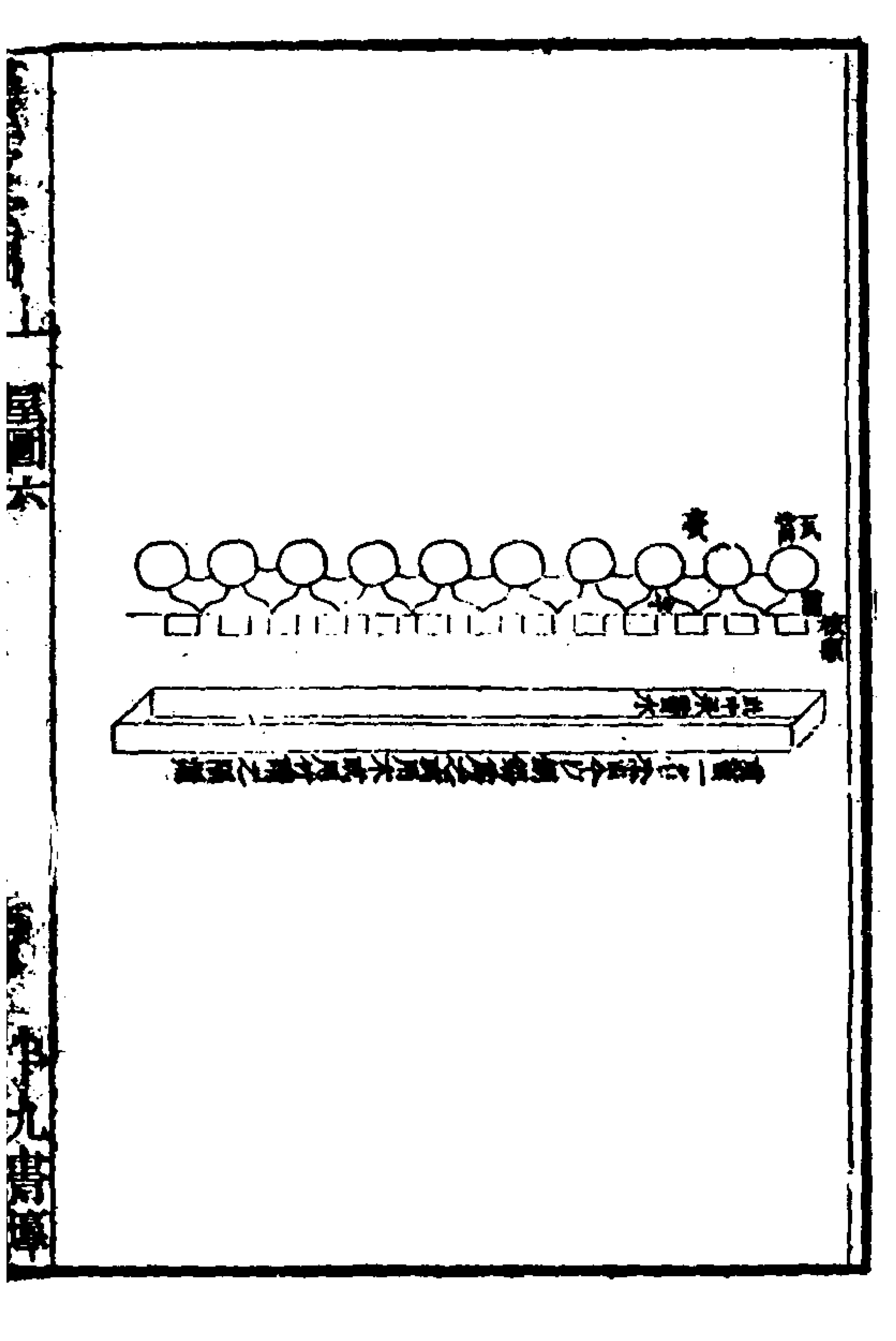

屋圖五
東堂
夾南
堂
夾南

右屋圖又

此第四圖之旁而正西也自廡至宇與四阿之屋同

梢以上南北爲屋東嚮爲牆牆下之屋張于左右脊

如翼然鄭氏謂榮爲屋翼或指此耳



右屋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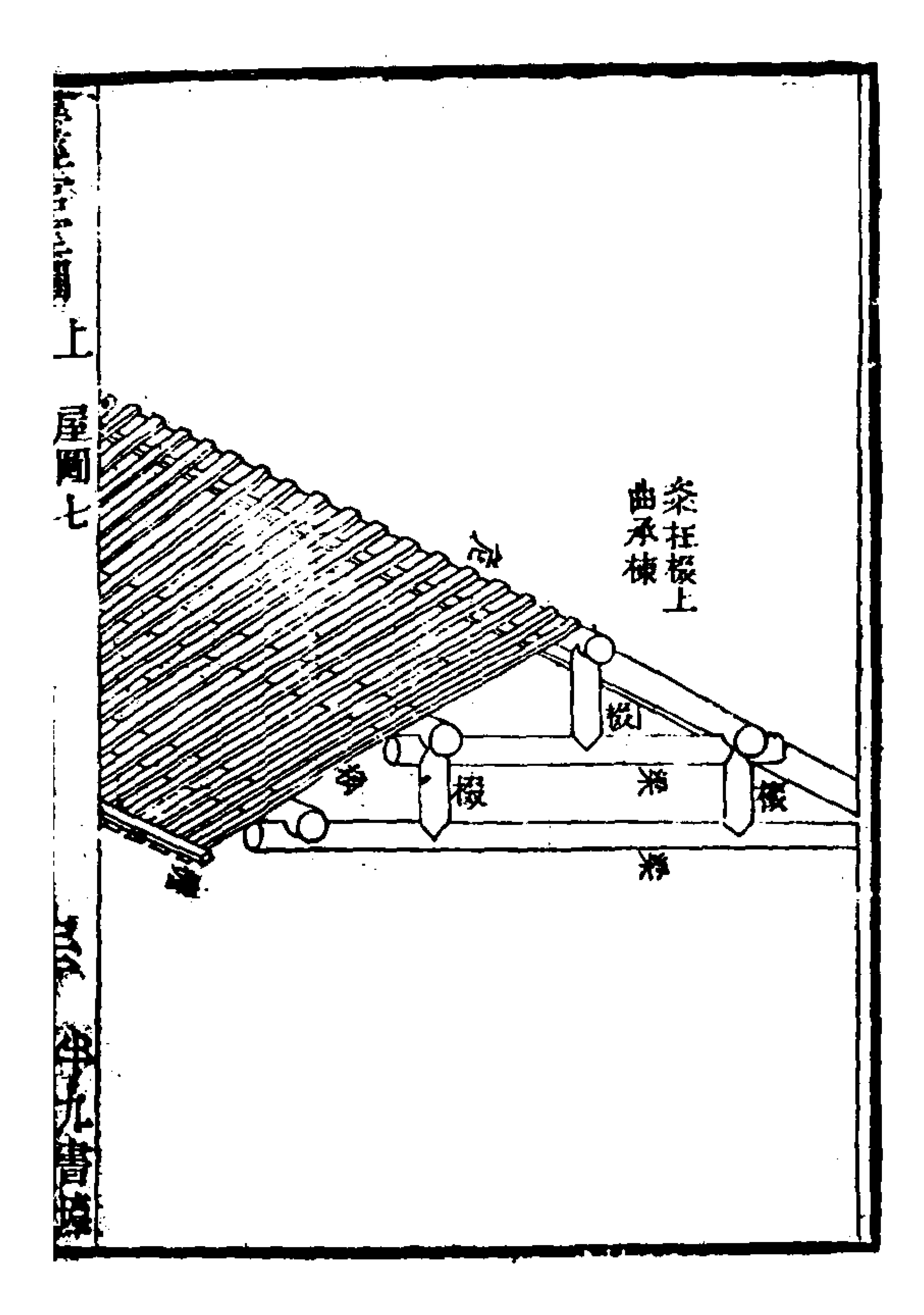
易繫辭傳云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葢取諸大壯虞翻註云宇謂屋邊也說文宇屋邊也士喪禮云置于宇㫄註云宇梠也是宇又名梠爾雅云檐謂之樀說文云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是宇梠檐樀一也大壯上震爲木㫄通巽爲長木棟也下乾爲天天覆象宇亦覆象故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霤說文云屋水流也是霤爲雨流屋上之名故從雨檀弓池視重霤重霤施檐下以承霤水如兩重霤然然則檐邊流水之處卽名爲霤故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霤以磬之下垂者

爲霤也玉藻足如履齊頤霤以頤之下垂如霤也燕禮賜鍾人于門闈下說文闈謂之樀以在門者從門爲門內霤洗設于阼階東南當東檐爲當東霤孟子榱題數尺註云屋霤也亦以檐邊榱題之際爲霤然則一地也自榱言之爲榱題自檐之下覆者言之爲宇自雨下流之垂瓦言之爲霤也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云援廟桷動于甍註云屋棟說文云甍屋棟也杜所本也竊謂甍從瓦㝉非木類釋名云屋脊曰甍孔氏左傳疏亦取之乃屋脊與棟居屋之正中慶氏縱多力亦何能援桷而使之動惟廣雅云甑謂之甍甑即霤也蓋雨流處

之瓦之名與檷相近故援檷而檷上之甍動張衡西

京賦云甍宇齊平甍與宇平正即霤之一證非棟與

屋脊也


桼柱棳上
曲承棟
梁

右屋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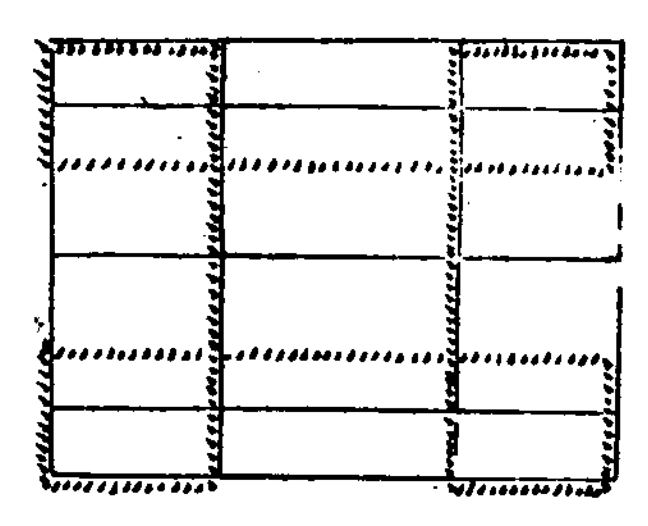
爾雅釋屋上諸名甚詳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棳梁之上脊棳則梁乃橫于南北廡者之名俗冒梁于棟不惟爾雅另文釋棟以别梁而棟上亦斷非脊棳之理棳卽梲爲梁上短柱一名侏儒柱高誘云侏儒梁上戴蹲跪人也葢漢魏閒或刻棳爲侏儒人形如魯靈光殿賦所稱雅跽相對者因脊是名而漢儒注經遂以當時之名明古之棳其實古之棳止繪爲藻文不雕刻人形也又云閞謂之槉栭謂之楶說文云梧欂櫨也栭屋枅上標也又云閞門欂櫨也據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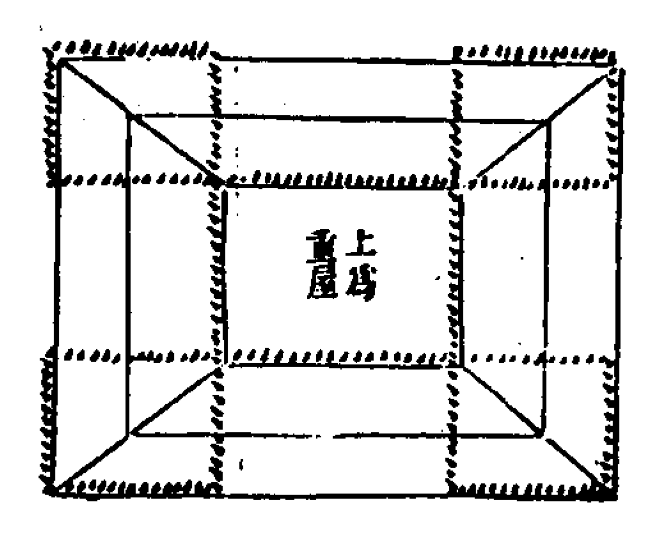
楶與閞一物而閞爲拄門者之名郭璞則以枅釋閞以欂釋楶枅者說文云枅屋欂也欂柱上柎也則枅欂亦一物之名其脊辨者張衡西京賦云結重欒以相承薛綜注云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欂者左思魏都賦云欒欂疊施孟陽注云欒欂一也脊曲直之殊耳王逸魯靈光殿賦云層欂磥垝以岌峩曲枅要紹而環句李善注云枅欂爲一此重言之葢脊曲直之殊耳廣雅云薄謂之枅曲枅謂之欒釋名云欒攣也其體上曲攣拳然也盧拄柱端都盧負屋之重也斗拄欒兩頭如斗也斗負上圓檼也合考衆說則枅即欒

拄柱上曲承櫨者櫨即斗安枅上負棟者斗亦謂之斗栱（明堂位疏云李巡云栭今薄櫨也則今之斗栱論語疏云謂刻鏤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何晏景福殿賦云欒栱夭蟜而交結言欒與栱相連其勢夭蟜也逸周書作雒解注云復格累芝栭也靈光殿賦云芝栭欑羅以戢孴張載注云芝栭山節方小木爲之䆫梁棟之上也各長三尺（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枅太平御覽引舍人云閞朱儒下小方木）斗拄欒上實爲方木節之爲櫨爲斗也無疑矣其又名芝栭者其形層疊若芝栭之叢生斯所以名與考工記梓人作其鱗之而注云頰頷也戴氏補注云頰側上出者曰之下垂者曰而須鬣屬也此亦攢簇支張之狀

楶之稱芝栭亦猶之而也說文云欂櫨柱也高誘注淮南子云欂櫨即梁上短柱說異未詳其云棟謂之桴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閱不受檐謂之交者圜曰椽方曰桷長曰閱短曰交也又云檐謂之樀者詳見宮

畫路寢屋壘壘爲屋下之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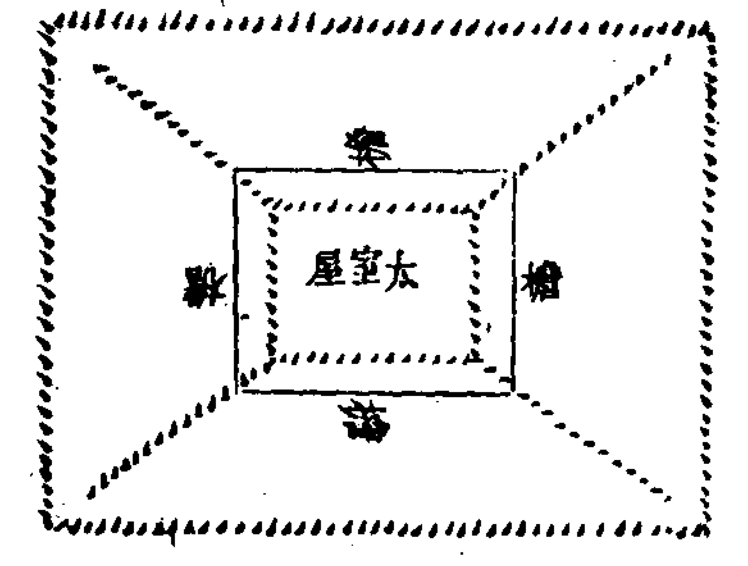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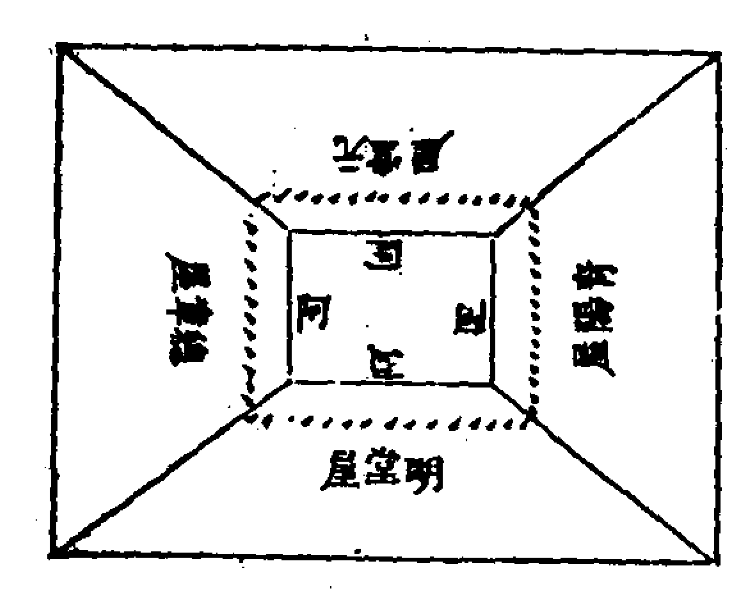


右屋圖八

此夏殷之屋圖夏又室四堂毋室以當楣棟爲中則上下合也但又行之位同而東屬之屋異此勢必四阿重屋也殷又室四堂同于夏而四堂以當楣爲中中室當複屋四隅之室以兩楣交處爲中則上下合也但四室之上參差斜殺此勢必界其邪處而爲八个也詳見明堂諸篇制以變而益精周爲當矣然九室之制與一阿之屋合而八个之制則斷與一阿之屋不合九室之制與四阿之屋合而翼室之制則斷與四阿之屋不合殷以九室之故而改四阿周以四阿之故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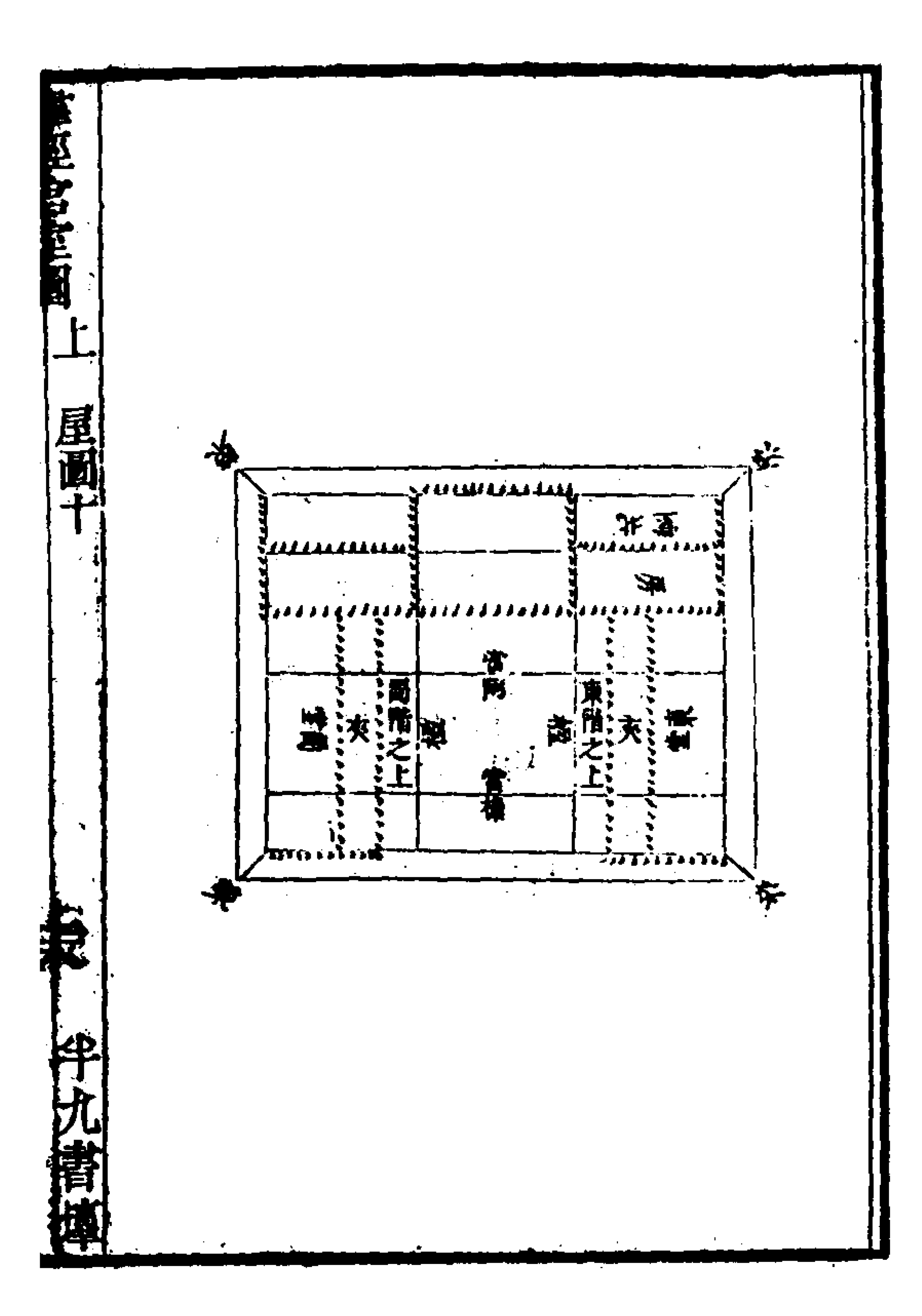
改八个卜舍屋而講堂室之制兼怪其說益巧而益窒也


太室屋


元堂屋
總章屋
阿
青陽屋
明堂屋

右屋圖九

周以四阿之屋易九九室爲八个其中央重屋當下太室東阿之屋當下青陽南阿之屋當下明堂西阿之屋當下總章北阿之屋當下元堂明乎大室之屋而四阿之屋定明乎四阿之屋而五室之制定不知其堂視其屋焉可矣餘詳下卷明堂圖


西階之上
夾
當楣
東階之上
夾

右屋圖十

四阿重屋之制明堂以兩下之屋言之屋處于上堂處于下其間相接者惟牆與楹楹之制自來聚訟之者明堂位刮楹作雒解旅楹明堂之制也言旅則多矣（个叁以楹介之其位置不可考）顧命翼室與諸侯大夫同李如圭云古之築室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又云楹之設蓋在前楣下學者多宗之竊謂非也以廣二十餘丈之屋止用兩柱斷無此理商頌殷武篇云旅楹有閑寢成孔安傳云寢路寢也箋云正寢于棍上以爲椩與衆楹云衆楹非止有二矣禮經多言

兩楹者釋名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齊
魯讀若輕輕勝也孤立獨處能勝任上重也然則無
所依者謂之楹堂屋之柱多依牆壁而立其無依者
惟堂上之兩楹非兩楹之外別無柱也至謂拄楣之
下是尤不然楣之下以梲著梁高拄梁之上兩楹無
高繫于楣之理求之今屋絕無此狀試以經文言之
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其禮文云豫則
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是楣拄楹南棟拄楹北楹拄楣
與棟之間故公食大夫禮云豆實實于甕陳于楹外
簋實實于篚陳于楹內兩楹間曰楹外曰楹內曰兩

楹間明是三處皖云楹內又云兩楹間者自楹北至兩楹間篚皆陳也大射儀梓人設物于兩楹之間此大射當堂之正中與序當棟序當楣不同也聘禮公當楣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蓋君當楣東賓立卥楹卥君北進賓東行君進一賓進二故會于中堂之東東楹之卥楹與中堂並其在楣棟之間尤可見也其註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云入堂深則視楣爲進屋以棟爲中堂以中堂爲中中堂在棟楣南北之中兩楹在中堂之東卥故云中堂與東楹之間也兩楹之地皖定而

楹之東扇可考矣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
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
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兩楹之間爲中堂乘
彝以此例東階之上西階之上則東階之上者東楹
東也西階之上者西楹西也蓋自階至房戶之肯通
謂之階之上也于何見之燕禮小臣設公席于阼階
上西鄉云阼階上猶云東階之上也下又云樂正由
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準此則公之席在楹北序之
西楹之東而此地謂之阼階上是知東階之上乃由
階至房戶之名也疏者泥于階字謂殯于四尺五寸

之地而疑考工七筵之度不知七筵自屬明堂而殯

宮不居檐下也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九雉三分其

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

雉鄭氏注云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鄭氏以東西堂即

夾室之前堂故謂序內爲內竊以伏氏之所謂內並

合夾室及中堂而言也東西堂向外故爲外夾室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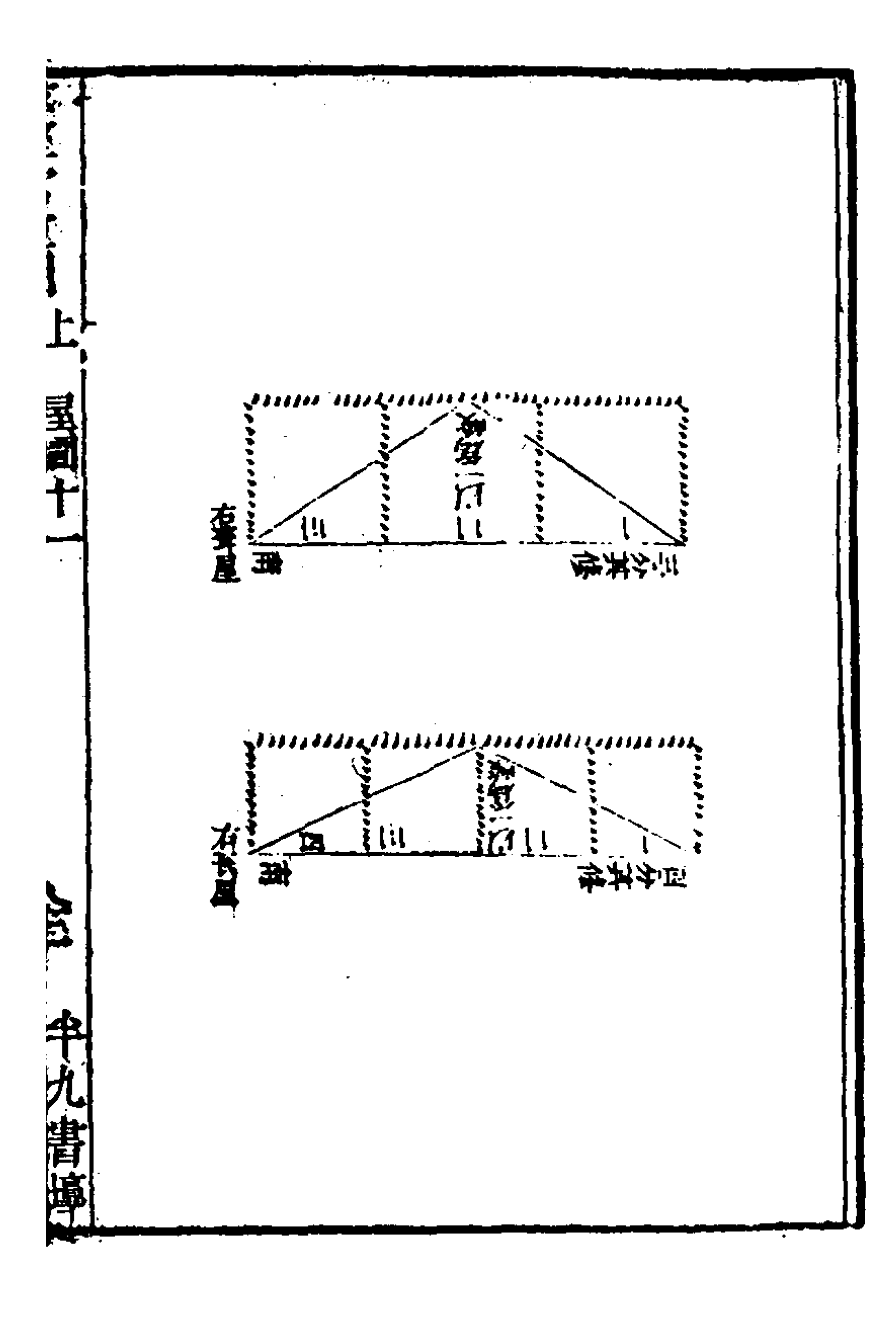
內視東西堂爲在內故曰內也其云東西房北堂各

三雉者統以九雉而三分之故曰三雉其實去階之

一雉東西房北堂止各得二雉三分雉之二使各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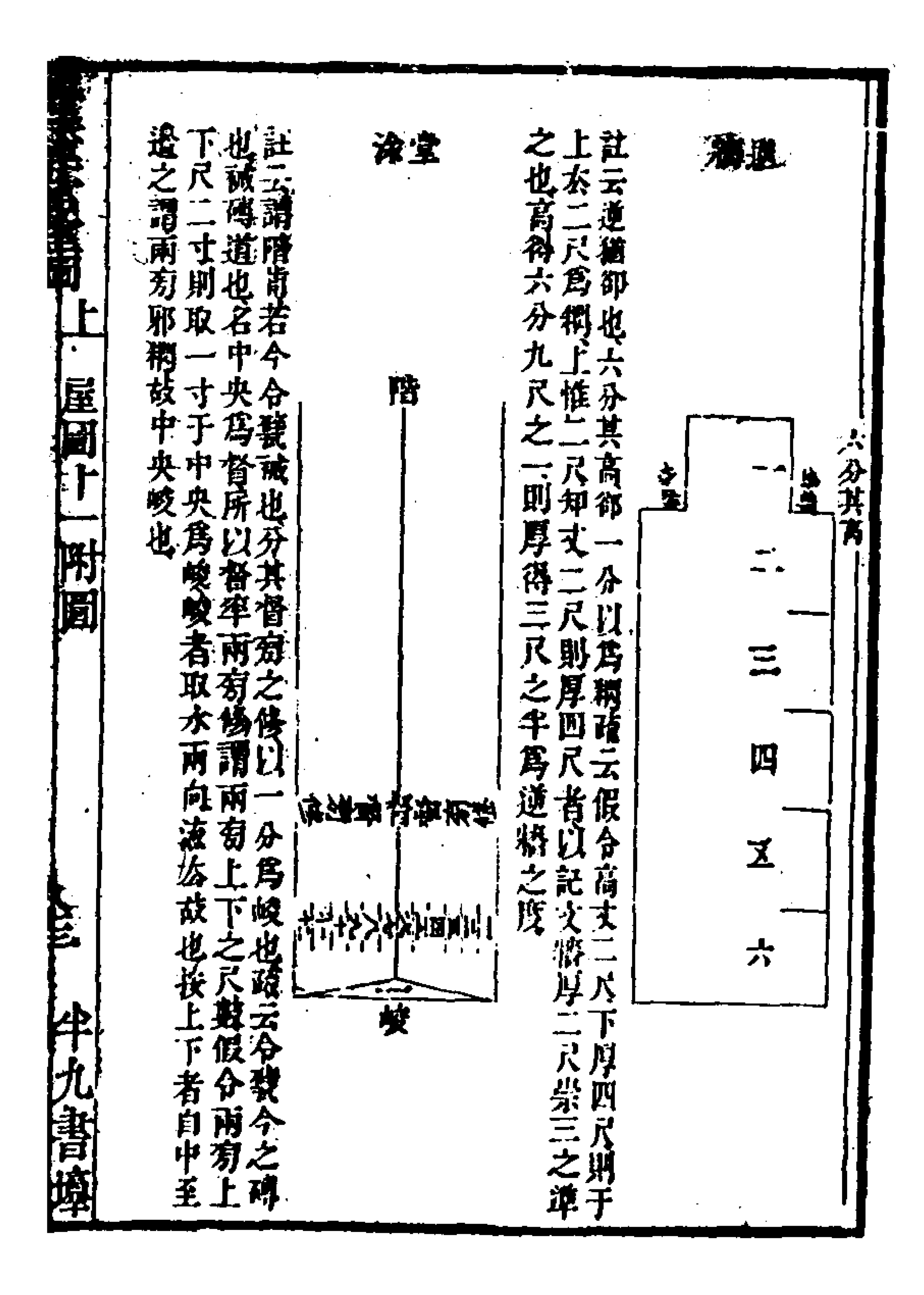
雉則階乘餘地不然則室止廣二雉不攝室轉視房

爲狹也、


上 圖十一

右屋圖十一

考工記云葺屋三分瓦屋四分註云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疏云葺屋謂草屋草屋宜峻于瓦屋脩謂東西爲屋則三分南北之間尺數取一以爲峻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三分取四尺爲峻瓦屋四分取三尺爲峻也按以屋爲三角形下平度修丈二尺中分之爲兩句股則每句六尺股四尺弦七尺二寸餘六一爲葺屋句六尺股三尺弦六尺七寸餘一一爲瓦屋也記又云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實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逆牆堂涂不易明附圖于左




註云逆猶卻也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為閷疏云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于上去二尺為閷上惟二尺知丈二尺則厚四尺者以記文牆厚三尺崇三之準之也高得六分九尺之一則厚得三尺之半為逆牆之度

註云謂階前若今令甓甋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為峻也疏云令甓今之磚也甋磚道也名中央為督所以督率兩旁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于中央為峻峻者取水兩向流去故也按上下者自中至邊之謂兩旁耶閷故中央峻也

窌道牆圖

註云囷圜倉穿地曰窌疏云窌入地口宏寬則半圓按說文窌窖也月令註云方曰窖蓋掘地作方形內四面亦為牆設須六尺則口上一分牆卻一尺故寬于下計之若方一丈其口上高一尺之底則方一丈二尺也月令仲秋穿竇窌修囷倉高誘云圜曰囷方曰倉蓋于屋之中建牆或方或圜以貯穀其上不接屋為道牆也廩為屋室之名倉囷窌則廩中貯粟者之名。

方一丈二尺
一分為道牆
方一丈
中貯穀粟
六分共滿